# 成人版四大美女

王昭君

汉朝时，南郡秭归县（现在的湖北省境内），一片秀丽的风光，真是地灵人杰的好地方。秭归县城西北边有一

座小村落，靠南侧有一户民宅，便是王忠的祖宅老家。王忠曾官拜越州太守，现在告老还乡隐居于此。

由于王忠现已年逾半百，膝下犹虚、乏嗣无后，所以人口倒还算简单。家中就只有两老及一位家仆而已，日子

也蛮清闲恬淡的。不料，三个月后王夫人竟然有了身孕，乐得王忠是老来欲得子，天天开心。

这天，正是王夫人临盆之日，宁静的家中平白的热闹起来了！产婆、街坊、邻居、贺客……一听得王夫人开始

阵痛，就都纷纷来到。前厅是人声杂沓、内堂却哀声不断。

这时虽是秋后冬初，王忠却汗流夹背、坐立不安，好几次都忍不住要冲进内室一窥究竟，但都给拦住。最后内

堂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哭叫声，前厅反而静得出奇，然后不约而同「哈！」的一声，恭喜声就此起彼落。王忠也笑逐

颜开、乐不可支。

「哇！哇！……」，只见内堂门帘掀动，产婆手中抱着一个啼哭洪亮的婴儿走出来。王忠立即向前问道：「夫

人还好吧？」伸手就要接抱婴儿。

产婆虽是一脸疲惫，却也眉开眼笑的说：「恭喜老爷！添个千金，母女均安。」

说着就把婴儿递给王忠。

王忠一听是个女儿，先是一阵失望，但随即又想到：「生儿育女本是天注定的，强求不得的，夫妇俩年过半百

老来得子，也算是老天的恩赐。将来如果能为女儿找个好人家，那夫妇俩老也是有个依靠……」思忖中看着襁褓中

的女儿，不禁又高兴的笑得嘴合不拢：「呵！呵！好极了！……」产婆又在一旁滔滔不绝的夸赞着：「老爷，说真

的！我这几十年来不知接生过多少婴儿，可是就没一个像小姐这么漂亮……」产婆指着婴儿的小脸蛋说：「老爷你

看！小姐的鼻子挺直、小嘴红润、细皮嫩肉的，将来长大了可是个美人胚子，不知要迷倒多少儿郎啊…

…嘻嘻……」一回儿，王忠抱着女儿进入内堂，坐在床缘望着产后虚弱，躺在床上的王夫人，说：「夫人！真

是辛苦妳了。」王夫人一脸歉色，疲软的说：「真抱歉！只替老爷生个女儿……没能生个儿子来传续王家的香火…

…」王忠安慰着王夫人说：「养儿育女本是天注定的，夫人别太在意，我俩年过半百老来得子，老天也算是够恩赐

的了……」王忠又忍不住初为人父的喜悦说：「妳看！咱们女儿长的多标致啊，呵！呵！……」王夫人心稍安慰的

说：「老爷，你就帮女儿取个名字吧！」王忠低首吟哦半天才喃喃地说：「……嫱，王嫱！就取个单名为「嫱」，

小字就叫「昭君」吧！……」王忠抬头得意的笑着对王夫人说。又自言自语：「王嫱、王昭君，王嫱、王昭君，嗯，

好！……」天生丽质的王昭君，越年长就越散发出典雅柔美的气质。美当她到小河边洗脸时，河里的鱼都惊艳于她

的美貌而深沉水底；天空的飞雁都摄于她的气质而乱了秩序。成语中之「沉鱼落雁」指的便是王昭君，形容昭君之

美足以让天地万物为之着迷、秩序大乱。据说湖北省境内有条小溪名为「香溪」，便是因王昭君长年在此洗脸，使

溪水有芬芳之气、香传千里而得名。

王忠夫妇因是老来得子，对昭君自是疼爱有加、视若掌上明珠。王忠夫妇平常对昭君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锺

爱异常，还特地聘请才学出众的夫子，到家里来教导昭君学习文学、技艺。由于昭君的资质聪颖，所以昭君不但是

文、书、诗、词兼备，连刺绣女红也是令人赞不绝口，尤其是音律乐器更是昭君的最爱，所以王忠家里几乎是天天

笙歌不断、琴乐连绵。

只是，昭君因王忠夫妇的溺爱，遂变得有点骄纵，虽不至于无理取闹，但脾气倔强、理直气壮、得理不饶的个

性，往往让人难以自容。王昭君也是因为这个脾气，而导致将来出塞和欢的凄凉命运。

※※※※※※※※※※※※※※※※※※※※※※※※※※※※※※※※※

中秋月圆，桂花飘香。皇宫御园，歌舞升平。汉元帝赐宴满朝文武众官。元帝一时兴起，举杯不断，最后是酒

醉不支、醺醺欲睡。内监连忙上前扶持，护送元帝回朝阳宫休憩。

元帝胧胧中觉得，人声歌乐突然全失，四周一片寂静，不禁睁眼观望，只见自己身置龙凤床上，四下无人。元

帝起身，信步走近窗口环视御花园，只见明月高挂、银光满园，而文武众官、舞妓歌女皆不复见，御花园内一如平

常，彷佛就没有赐宴百官之事。

元帝远眺，忽然发现一名女子独自伫立阁亭内，元帝满腹狐疑走出朝阳宫，往御园内女子所在之阁亭走去。

当元帝走近阁亭时，那女子闻得骚动声，回头观望。元帝正好看到这名女子之容貌。顿时，元帝就被那名女子

的绝色容颜镇摄住了，一时目瞪口呆，竟然忘了出口相询。

那名女子回头一见来人是元帝，神色有点惊讶，又有点羞涩，立即叩福请安，道：「民女擅入御花园，搅扰皇

上，请皇上恕罪！」珠落玉盘、清脆甜美的声音令元帝心神又是一荡。元帝讷讷的询问：「……姑娘家住何方……

是何方名……

又为何在此……」「民女家住南郡，姓王、单名嫱，小字昭君……」原来这女子便是王昭君。昭君继续说：「

家父王忠，曾任越州太守，今蒙皇上赐宴，民女跟随家父前来，并在宴厅外等候。因民女不耐久候，便进入御花园

赏花观月，却扰皇上圣驾，恳请皇上恕罪。」元帝听得昭君之声音柔美婉转，有如天籁；又见昭君之知容貌秀丽端

庄，在月光的映射下，简直就像仙女下凡一般，令元帝怦然心动，不觉脱口问道：「昭君，妳这么漂亮，可曾许配

人家？」昭君闻言，不禁脸红羞涩，低着头以蚊蝇微鸣之声答：「没…没有…」昭君声虽细微，元帝却听得一清二

楚，便兴奋的说：「好极了！好极了！朕为一国之君，本该有三宫六院，然而现今只有林皇后和东宫张妃，独独少

个西宫妃子……」元帝伸手牵着昭君说：「朕欲封妳为西宫贵妃，妳…可愿意？」昭君得脸羞得红透耳根，低着头

用秋水荡漾的眼眸睨视元帝，只见元帝俊伟挺拔、英气非凡，也是芳心默许，只是矜持着难以开口。好不容易，昭

君才费尽力气似的，十分艰难地点了一个似有若无的头，表示答应。

元帝一见，兴奋得几乎大叫起来，急急向前一步，便把昭君抱个满怀。虽然隔着衣服，元帝似乎可以感觉到，

昭君那柔嫩的肌肤，皙白、光华且富弹性，让元帝觉得温润满怀，心旷神怡。

昭君突然被元帝拥入怀中，不禁「嘤！」一声惊呼，微力一挣，随即全身一阵酥软，便脱力似的靠趴在元帝宽

阔的胸膛。昭君只觉得一股雄性的体味直冲脑门，心神一阵荡漾，一种从未有的感觉，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

的兴奋，让心脏有如小鹿乱撞一般混乱的跳动着。

元帝拥抱着昭君，胸口很清楚的感觉到有两团丰肉顶压着，昭君激动的心跳似乎要从那两团丰肉，传过到元帝

的体内，因而元帝清楚的感觉到那两团丰肉，正在轻微的颤动着。

元帝情不自禁，微微托起昭君的脸庞，只见昭君羞红的脸颊，如映红霞，紧闭双眼睫毛却颤跳着，樱红的小嘴

溼润晶亮，彷佛像甜蜜的樱桃一般，元帝不禁想嚐嚐，一低头便亲吻昭君。

昭君感到元帝正托起自己的脸庞，连忙将眼睛紧闭，以掩饰自己的羞涩，心想元帝此时一定正在观看自己，羞

愧得正想把头再低下时，却感到自己的嘴唇被软软的舌头贴着，顿时觉得一阵兴奋的晕眩，一时却也手足无措。

元帝温柔地让四片嘴唇轻轻的磨擦着，并且用舌头伸进昭君的嘴里搅动着。

只见昭君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双手轻轻的在元帝的背部滑动着，柔若无骨的娇躯像虫蚓般蠕动着，似乎还可听

见从喉咙发出断断续续「嗯！嗯！」的呻吟声。

元帝的嘴唇离开了，但却又往昭君的耳根、颈项、香肩滑游过去。昭君只觉得阵阵酥痒难忍，把头尽力向后仰，

全身不停的颤抖着，娇喘嘘嘘！昭君彷佛陷入昏睡中，已不知道元帝正在她身上做甚么事，只是很兴奋，胧之中

觉得好像很「需要」，但又说不出是「需要」甚么。

当元帝微微分开昭君的前襟，亲吻昭君雪白的胸口时，昭君只觉得像是兴奋过度般，全身一阵酥软无力站定，

而摇摇欲坠。元帝见状便双手横抱着软弱的昭君，昭君也顺手环抱着元帝的燕颈。元帝低头再亲吻，脚下的步伐却

向朝阳宫走去。

朝阳宫内，雕龙绣凤的阁床上，昭君斜卧着。昭君的头发披散着，一丝不挂的身躯，映在红色的鸳鸯锦被褥上，

更显得晶莹剔透。如痴如醉的昭君，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躺到床上，更不知道自己是甚么时候变成身无寸缕，只是紧

闭着双眼，双手分别上下遮掩胸口和下体，似乎是在保护甚么，但也像在暗示甚么。

元帝赤裸着身体显露出结实的肌肉，微微出汗让全身彷若有护体金罩一般。

元帝似乎是个调情圣手，知道怎么让异性得到最高的满足，他的双手不急不徐的在昭君赤裸的躯体轻拂着，他

并不急着拨开昭君遮掩的手，只是在昭君双手遮掩不住的边缘，搔括着乳峰根部、大腿内侧、小腹脐下……

昭君在元帝轻柔的挲摸下，只觉得一阵又一阵的搔痒难过，遮掩乳峰的手不禁微微用力一压，「喔！」只觉得

一阵舒畅传来，昭君慢慢的一次又一次的移动自己的手搓揉双乳，「嗯！」昭君觉得这种感觉真棒。可是，下体的

阴道里却彷佛有蚁虫在蠕动，遮掩下体的手也不禁曲指欲搔，「啊！」手指碰触的竟是自己的阴蒂，微微硬胀、微

微湿润，昭君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昭君这些不自主的动作，元帝都看在眼里，心想是时候了！元帝轻轻拨开昭君的双手，张嘴含着昭君乳峰上胀

硬的蓓蒂、一手拨弄昭君阴户外的阴唇、另一只手牵引昭君握住自己的肉棒。昭君一下子就被元帝这「三管齐下」

的连续动作，弄得既惊且讶、又害羞也舒畅，一种想解手但却又不是的感觉，只是下体全湿了，也蛮舒服的！握住

肉棒的手不觉的一紧，才被挺硬肉棒的温热吓得一回神，才知自己握的竟是元帝的肉棒，想抽手！却又舍不得那种

挺硬、温热在手的感觉。

元帝含着昭君的乳头，或舌舔、或轻咬、或力吸，让昭君已经顾不了少女的矜持，而呻吟着淫荡的亵语。元帝

也感到昭君的阴道里，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涌出穴口，湿液入手温润滑溜。

随着越来越高涨的情绪，昭君的呻吟声也越来越高，身体颤动次数越来越密集，随着身体的颤动，握着肉棒的

手也一紧一松的，弄得元帝的肉棒彷佛又胀大了许多。

元帝觉得自己与昭君的情欲，似乎已经达到最高点了，遂一翻身，把昭君的双腿左右一分，扶着肉棒顶在蜜洞

口。昭君感觉到一根火热如刚出熔炉的铁棍，挤开阴唇顶着阴道口，一种又舒畅又空虚的感觉传自下体，不禁扭腰

把阴户往上一挺，「滋！」肉棒竟顺溜的插进半个龟头。「啊！」刺痛的感觉让昭君立即下腰退身。

元帝刚觉得肉棒彷佛被吸吮了一下，随即又被「吐掉」，立即沉腰让肉棒对着穴口再顶入。这一来一往只听得

又是「噗滋！」一声，元帝的龟头全挤入昭君的阴户了。

「啊！」昭君又是一阵刺痛，正想再避开，儿边却传来元帝温柔的声音，说：「痛吗？……妳放轻松……我会

轻柔一点……」昭君虽然觉得下体刺痛难当，但倔强的个性却让她含着泪水轻轻的摇头，双手不禁紧紧的按住自己

的大腿。元帝也不急躁着把肉棒再深入，只是轻轻的转动腰臀，让龟头在昭君的阴户里转揉磨动。

元帝揉动的动作，让昭君觉得下体刺痛渐消，起而代之的却是阴道里有一阵阵痒痒的，令人有不搔不快之感。

昭君轻轻的挺动着下身，想藉着这样的动作搔搔痒处，不料这一动，却让元帝的肉棒又滑入阴道许多。昭君感到元

帝的肉棒很有效的搔到痒处，不但疼痛全消，而且还舒服至极，遂更用力挺腰，因为阴道更深的地方还痒着呢！

元帝觉得肉棒的包皮往外翻着，正一分一寸慢慢的进入阴道内，紧箍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阴道壁的皱摺正藉着

轻微的蠕动，在搔括着龟头，舒服得连元帝也不禁「哼！哼！」地呻吟着。

当元帝觉得肉棒已经抵到阴道的尽头了，立即很快速的提腰，「唰！」让龟头快速的退到阴道口，然后再慢慢

的插入，深顶尽头。元帝就重复着这样的抽插动作，挑逗着昭君的情欲。

当昭君觉得阴道慢慢被填满，充实的舒畅感让昭君「嗯……嗯……」的呻吟着；当昭君觉得阴道一阵快速的空

需，不禁「啊！」一声失望的哀叹。昭君的亵语呻吟就彷佛有韵律节奏般：「嗯……嗯……啊！、嗯……嗯……啊！

……」的吟唱着，为无限春光的寝宫更平添一些盎然的生气。

元帝觉得昭君的阴道里越来越滑溜、顺畅，便加快抽插的速度，彷佛领兵出征、纵横沙场一般。昭君也像要迎

敌抗师般，把腰身尽力往上顶，让自己的身体反拱着，而阴户便是在圆弧线的最高点。

元帝觉得腰眼、阴囊一阵酸麻，便知道要泄了。马上停止抽动肉棒，双手用力的抱紧昭君的后臀，让两人的下

体紧密的贴着，而肉棒则深深的顶在阴道的尽头。刹那间元帝的龟头一阵急遽的缩胀，「嗤！嗤！嗤！」一股股的

浓精直射花心，舒畅至极的感觉，让元帝一阵颤慄。

昭君忽觉得元帝的肉棒竟然停止抽动，只是结结实实的填满整个阴道，不禁睁眼一瞧，正看到元帝的一脸严肃，

赤裸的上身汗流浃背蒸光发亮，彷佛天将下凡。昭君正瞧得出神，突然感到一股热潮急冲子宫，不禁脱口「啊！」

惊叫一声，一种生平未遇的舒畅感让全身一阵酥软，「砰！」松躺在床铺上，而肉棒跟阴户也分开了……

元帝讶异的睁眼一看四周，不禁「啊！」一声惊叫。元帝看到自己的衣着整整齐齐的躺卧床上，起身再看，并

没有昭君的倩影、那有甚么西宫贵妃，床铺也似乎没有因激战而有零乱的迹象，一切一如平常。元帝低头瞧着濡染

一大片的裤胯，若有所失喃喃自语：「哦！原来是一场春梦……」元帝逐渐回神，心想：「虽是春梦，却梦得真确，

细微清晰的梦境丝毫无遗、历历在目……昭君……昭君……王昭君……甚至还有名有姓……这……这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元帝心不在焉的起身梳洗，「王昭君」三个字却占满心中。

※※※※※※※※※※※※※※※※※※※※※※※※※※※※※※※※※

皇殿早朝，文武百官奏事完毕正待退朝。元帝按捺不住出口询问：「朕昨夜喜得一梦，梦得真确。梦境中有位

姑娘名为王昭君，现居南郡，自称是越州太守之女。朕见她端庄秀慧，故欲封为西宫贵妃，而她也应诺了……圆梦

官！你说这是指何徵兆？」元帝自然隐匿颠鸾倒凤之事。

圆梦官上前叩首，说：「启奏皇上，梦由心起，难断真假，但既然梦中有南郡王昭君这个提示，皇上不妨遣使

到南郡查询，若查无王昭君其人，那在南郡之境内，也必寻获一名皇上中意的西宫贵妃。」元帝准奏，说道：「众

卿可愿为朕代劳！？」尚书向前奏道：「启奏皇上，皇宫遴选贵妃、宫女一事，均是事前派遣画官前往绘图画相，

再由皇上按图遴选，故应当遣派画官前往。」元帝笑道：「嗯，朕倒差点忘记了！……尚书，你说派那位画官前往

比较合适呢？」「皇上，现今宫中有五位画官，其中以毛延寿最擅于画人像。皇上可以派遣毛延寿往南郡查访。」

话说毛延寿其人爱财如命，经常利用遣派寻访贵妃、宫女时强索润笔外快。

因此，毛延寿这次又奉命前往南郡遴选贵妃、宫女，心中自然十分兴奋，打定主意非狠狠捞它一票不可。

当毛延寿抵达秭归县城，县官特地安排一处宽院大宅之驿馆让毛延寿居住，每天是山珍海味餐餐成席，银两珠

宝就更不用说了。县官只认定毛延寿是御派巡按，恳请毛延寿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那升官发财就大大有望了，因

此也乐得毛延寿这芝麻小官，觉得受之有理、乐不思蜀。

这日毛延寿正在睡午觉，忽然有人通报求见，毛延寿起身走到前厅，就见有一位身着粗布衣满是补钉的老汉，

早已跪在堂前等候。

毛延寿有点不耐烦的说：「你是干甚么来的？」老汉颤颤的说：「小民给大人请安！小民因家境清寒，三餐难

以为继，又不忍让小女挨饿受冻，所以斗胆恳求大人带小女进宫为婢，以求得三餐温饱。」这时毛延寿才发现老汉

的身后也跪着一名少女，年约十四、五岁，一副瘦弱的样子，低着头，羞怯的脸上带着稚气。

毛延寿有气无力的说：「那……你可知道规矩……」「小民知道！小民知道！」

老汉说着，连忙从怀中掏出一个粗布囊，双手奉上，并说：「这些是小民省吃简用攒下来的，不成敬意，恳请

大人笑纳。」毛延寿接过布囊一掂，心中便明白只不过是些碎银而已，不禁要恼动肝火，但随即灵机一动便有主意，

陪笑着说：「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我答应你！你就把女儿留着，我自然会带她进宫，享

受荣华富贵。你可以走了！」老汉一听毛延寿答应了，心中感激得痛哭流涕，千恩万谢的说：「多谢大人！多谢大

人！」老汉回身抱着女儿，交代女儿要守矩安份，然后依依不舍的离去。

毛延寿引着满脸泪痕的少女来到后听，取出笔墨放置案桌，然后问道：「妳叫甚么名字？今年几岁？」那少女

以衣襟拭去泪痕，回答：「民女叫李慧茹，今年十五岁。」毛延寿一面听一面仔细端详慧茹，只见慧茹虽然并非容

貌艳丽之流，但脸上散发着清秀、稚嫩的气息，瘦弱的身材彷佛大病初愈，胸部微微凸出，想必刚刚在发育中……

看得毛延寿淫心大起，胯下一阵骚动。

毛延寿淫笑着走近慧茹，说道：「令尊所付的润笔费虽然不足，但我体念妳们家境困苦，所以我答应带妳进宫，

……而且我想这些银两也是令尊家中仅有的，我也不忍收下，待回头我便差人送回去……嗯……或许再赏他一些银

两，也好补贴家用。」慧茹一听毛延寿竟然这么仁慈有心，不禁感激得泪如雨下、跪地叩谢：「多谢大人如此厚爱，

民女来日必报答大人的大恩大德。」毛延寿伸手扶起慧茹，但慧茹站定之后毛延寿并没放手，反而握着慧茹的手，

说：「妳不必跟我客气，妳入宫以后便可天天穿着绫缕绸纱，吃着山珍海味……」毛延寿想让慧茹动心的诱惑着：

「至于报答嘛……也不必等到以后……呵呵……现在就可以报答我了…

…嘻嘻……」慧茹并不知道毛延寿所说的是何意思，心中满是狐疑，突然惊觉毛延寿粗糙的手，竟然轻薄的在

下颔抚摸着。慧茹急忙闪身躲避，却又被毛延寿一把抓住，只听毛延寿说：「妳要去那里呢？妳不是想进宫吗？」

毛延寿随手一圈，就把慧茹抱个满怀。

慧茹只是又惊又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颤颤的哀求着：「大人不要啊！…

…大人不要啊！……」慧茹并奋力的挣扎，只是毛延寿用力箍抱着，慧茹并无法脱逃得开。

此时毛延寿已经兽性大发、淫心已动，嘴里更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慧茹，别怕……我会好好的疼妳的……来

来……乖乖的听话……来……让我亲一下……」慧茹满心悔恨、无助，惊吓得不知所措，突然又觉得一条湿润柔软

的舌头，在脸颊上贪婪的舔着，让慧茹觉得既羞愧、又呕心，顿时脑海一片空白。胧中觉得自己的衣物已被撕裂、

脱落，柔弱的身体又好像被推倒在地上。

当慧茹裸体的背部接触到冰冷的地板时，只觉得冰凉让自己清醒一点，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身无寸缕，而毛延寿

却压在身上，一双手在身上胡乱摸着。不堪羞辱的慧茹只有泪如雨下，却真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因累得无力再挣扎

了，只有软软的躺着任凭毛延寿宰割了。

毛延寿看慧茹已经无力抗拒，心中暗喜，把慧茹的双腿左右一分，露出慧茹的阴户。只见慧茹的阴户细白乾净，

隆起的耻丘稀稀疏疏几根嫩毛，小小的阴唇夹着一道鸿沟，还露出一颗粉红的蒂头。毛延寿头一低，伸长舌头舔一

下洞口，并留下一沱唾弃企图让阴道润滑，便猴急的连裤子也只拉下一半不及脱掉，扶着肿胀、乌黑的肉棒，一沉

腰便往阴道理猛插。

「啊！……」慧茹一声惨叫，只觉得下体一阵刺痛，痛如刮鼓、刺入心肺，几乎闭过气去。

毛延寿毫无怜香惜玉之心，猛力的抽动肉棒，嘴里只是「哼！哼！哼！」的喘呼着气。只觉得慧茹的处女小穴

真是够紧，箍束得肉棒是舒畅万分。抽插约百来下之后，毛延寿突然觉得肉棒又酥又麻，心知要射精了，更是加快

速度奋力抽动。

「嗤！」一股浓浓的白色稠液，射在慧茹的阴道里，毛延寿：「啊嗯！」叫了一声便瘫软在慧茹的身上。

慧茹从毛延寿把肉棒插入阴道里的那一刻起，便疼痛的似乎在昏眩中，只觉得整个下半身彷佛已经离开身体了，

毛延寿究竟在做些甚么是，慧茹也完全无感。

等到毛延寿的一股热精烫在阴道壁上时，下身的疼痛也随即回来，只是温暖的精液似乎让刺痛减轻不少，而且

阴道里满胀的感觉也越来越松，不禁「嘘！」

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又因失身之恨，又哭将起来。

毛延寿起身抽出泄气般的肉棒，胡乱擦拭一下，一面整装一面看着慧茹的下体，正汨汨流出浓白的精液，还带

着丝红血块，滴落在瓷白的地板上，显得有点触目惊心。

毛延寿带着满足，却意犹未尽的奸笑说：「妳只要乖乖的听我的，保证对妳有好处，我绝对不会亏待妳的……」

毛延寿又无耻的说：「起来清理一下……第一次总是这样的……以后妳就会喜欢上这种事了，嘻嘻……还痛吗……

下次我会温柔一点……呵呵！」慧茹听了，又是一阵晕眩，心想：「……下次？还有下次啊……苦啊……」慧茹又

是一阵伤心，只是哭着……

※※※※※※※※※※※※※※※※※※※※※※※※※※※※※※※※※

王昭君又是一个人独坐窗前，望着远方出神。半个月了！半个月以来王昭君几乎天天茶饭不思，经常像这样独

坐窗前，若有所思，时而哀声叹气、时而满面春风、时而羞红满脸、时而窃笑不已……

王昭君现在又羞红着脸，想起那天的梦境、想起在梦境中的皇上、想起跟皇上的缠绵悱恻、想起梦醒时的落寞

与惆怅、想起梦醒后下身濡湿了一大片……虽说是梦境，却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当时下身彷佛还隐隐作痛呢。「唉！」

王昭君不禁轻叹着，这种事又不能跟别人说，偏偏又常常想起。

忽然，王忠从外头急急忙忙的跑回家，在屋外就叫喊着：「夫人啊！女儿啊！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王夫人跟王昭君都讶异着王忠的反常，走到前厅，只见王忠气喘嘘嘘的扶着门框，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呼……呼……我刚刚……到县城里办事……听说皇上……皇上派人要到南郡……寻找西

宫娘娘……呼呼……」王忠还是喘着大气。

王夫人不禁觉得好笑：「老爷啊！皇上派人到南郡寻找西宫娘娘，关咱们甚么事？看你跑得气喘嘘嘘的。」王

忠总算顺了一点气，指着王昭君说：「皇上要找的西宫娘娘，便是女儿昭君啊！皇上还说梦见咱们女儿昭君啊！所

以派人找到南郡来，现在县城里大家都知道了，只怕待回儿县太爷就会来咱们家了！」「啊！」

王夫人跟王昭君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王夫人是不可思议的大吃一惊；王昭君却羞涩的想着：「皇上竟然也梦

见自己，不知梦境是否同样的缠绵……」不禁满脸羞红，低着头不敢说话。

王夫人惊讶的说：「咱们女儿可从来没见过皇上，皇上又怎么会认识咱们女儿？……又怎么知道王昭君这个名

字？……还找到这里来……」王夫人真是满头迷雾，并疑惑的问王昭君说：「女儿啊，妳是不是有见过皇上呢？」

其实王夫人认为这也是白问的，女儿怎么会见过皇上呢。

这时候王昭君却先摇头，再点头，心中像小鹿乱撞一般，声音细微的说：「爹！娘！……女儿在中秋节那夜，

陪着爹娘在赏月时，喝了一点酒，先行告退进房休息，当天夜里……女儿便梦见皇上，皇上说要赐封女儿为西宫贵

妃，而女儿也答应了……」王昭君脸越来越红，声也越来越小。当然，跟皇上缠绵之事自然没说。

王忠夫妇一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两人像无头苍蝇般乱转着，嘴里不停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

…这该怎么办？……」最后还是王忠先镇定，叹口气说道：「皇上既然看上咱们女儿，也算是昭君的福份……正所

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两老不也是盼望昭君有个好归宿吗？……只是……只是我有点舍不得女儿罢了……」

正说着县太爷也陪同毛延寿来到王忠家门外，王忠让夫人跟女儿先回避，转身出门迎客。王忠恭请毛延寿与县太爷

上坐，家仆敬茶告退后，县太爷便说明来意，王忠回答已经在县城里得知消息了。县太爷便请王忠要让女儿出来验

明一下，并请毛延寿为她绘像，以覆皇上。

当王昭君出现前厅时，县太爷跟毛延寿不禁眼神一亮。只见王昭君头上梳着

高高的蟠龙头髻、鬓上插着凤猜钗、柳眉下的一对凤眼有如秋水、柔嫩的肌肤吹

弹可破、身上轻松的白纱衣，衣袂飘动，宛如仙女下凡。

县太爷看的目瞪口呆，糗相百出。毛延寿也不禁暗忖，自己绘画过的美女自是不在少数，可就从未见过向王昭

君这般惊为天人。县太爷与毛延寿见过王昭君之后，便十分的确定，皇上要寻找的西宫娘娘，必定是王昭君没错。

马上请王昭君移驾驿馆，让毛延寿先为她绘像，并定三天后一同回宫面圣。

王昭君便收拾一些简单的随身之物，随同县太爷与毛延寿离去。离去前跟家人不舍的抱头啼哭，自然不在话下。

王忠深知女儿的脾气，还特别叮咛说：「女儿啊！以后妳可是要独自在外，爹娘不能再陪着妳了，妳千万记着忠厚、

宽量一点，可不要再耍孩子脾气了啊！」毛延寿在驿馆正要为王昭君画像时，却又露出贪财的本色，嘻皮笑脸的对

王昭君说：「按照惯例，须要先替娘娘绘图三副，分别为立姿、坐姿及卧姿，因为我备用的颜料是一般普通的画墨，

假如娘娘肯自行负担上等的颜料费用，那我便可以将娘娘画得更美、更传神、更讨皇上喜欢。」

王昭君心思黠慧，一听便知毛延寿是藉机讹诈，而且毛延寿强索润笔外快之事，王昭君也有所耳闻，想不到今

天毛延寿竟也想讹诈自己。不禁娥眉轻挑，怒道：「毛延寿！你只不过是个七品小官，便敢如此欺下瞒上。你不想

想圣上遣你来此召我进宫为西宫贵妃，你竟敢想讹诈本宫。」毛延寿一听才知自己糊涂，心想王昭君来日便是西宫

贵妃，现在讹诈她，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毛延寿想个清楚，吓得汗流浃背，双腿一软跪下哀求说：「臣毛延寿，

一时糊涂，请娘娘恕罪！」

王昭君又得理不饶人，淡淡的讥讽着说：「只要画技高超，就算再讹诈差的颜料也能画出动人的杰作……而你

却须要最好的颜料才能作画，可见你的画技并非一流的吧！」毛延寿一听王昭君语中带刺，讥讽自己认为最得意的

画功是不入流的，虽然恼羞成怒，却不敢发作，只得陪笑着说：「娘娘教训得是！臣必定尽力而为，让娘娘满意。」

王昭君又自傲的说：「这样吧！你就为本宫画立姿及坐姿，而卧姿就由本宫自画，相信本宫的画技绝不在你之下，

你可愿意！」王昭君说这话倒是不假，她的画功也堪称一流的。

毛延寿觉得受尽污辱，自尊大受打击，但又不敢当面顶撞，只好口中唯唯诺诺，心中盘算着要争回这口气。只

好说道：「全凭娘娘吩咐！」

毛延寿返回面圣途中，看着王昭君自画之卧像，心中自然佩服不已，赞不绝口，心想王昭君之画工的确在己之

上。可是毛延寿心中总有疙瘩，既怕王昭君封妃之后会记恨报复；又恨王昭君冷言讽刺。

毛延寿打定主意一横心，将王昭君自画之卧像藏匿起来，暗中另画一副卧像充数，并且在三副画像的眼下添加

一颗痣。心中盘算着面圣时的言词，一定要让王昭君当不上贵妃。

而且，昨夜毛延寿就跟鲁员外约定，保证让鲁员外的女儿鲁金定当上西宫贵妃，并跟鲁员外讹诈了一万两白银。

鲁员外一盘算这买卖做得，等自己女儿当上西宫贵妃，别说是一万两白银，就算一万两黄金也捞得回来，就这样两

人击掌，算是说定了。唉！可怜的王昭君，还不知道这趟面圣之旅，竟是凄凉命运的开始。

毛延寿一回京城，元帝马上召见，元帝也是等不及要见见日思夜想的王昭君。

元帝一见毛延寿，迫不及待的询问：「毛卿，结果如何？昭君现在那里？」

毛延寿跪着回话：「启奏皇上，微臣奉旨到南郡召选西宫娘娘，以及后宫宫女，一共找回两百四十三位，其中

有两名适合选为贵妃，现在有图作凭，请皇上圣裁。」

元帝取过画像一看，两位候选贵妃之女都是绝色艳丽，但元帝一眼就认得王昭君，画中人便是梦中人，元帝不

禁激动的颤着手。

元帝抬头看着毛延寿说：「毛卿，这两位皆是天姿国色，一时之选，只是朕要找的便是王昭君，朕所锺意的也

是王昭君，朕就决定赐封王昭君为西宫贵妃。」

毛延寿急忙说：「启奏皇上，微臣并非有意违旨，只请皇上仔细观察，王昭君的眼下有一颗坏痣，俗称「丧夫

掉泪痣」。这是指王昭君会刑克夫婿，如果皇上立她为西宫贵妃，只怕对朝廷不利啊！请皇上三思。」接着又说些

鲁金定的好话，让元帝有所动摇。

满朝的文武百官也觉得事关重大，均奏请元帝谨慎行事。元帝虽百般不愿，但也不想被认定是一位贪爱美色的

昏君，况且鲁金定相貌姿色也是脱俗出众，于是采纳众官意见，赐封鲁金定为西宫贵妃，并封赏毛延寿及鲁员外。

另外赐赏千金给王昭君，吩咐毛延寿护送王昭君回乡。

毛延寿深怕王昭君回乡后，自己的事机便会败露，便假传圣旨说王昭君私藏自画像，欲以美色迷惑皇上……等

莫须有的罪名，将王昭君打入冷宫，那赐赏的千金自然是毛延寿中饱私囊了。王昭君就这样遭受这无妄之灾，被软

禁深宫内院。

王昭君被锁冷宫后，心想从此要一个人过生活，又见不到心爱的元帝，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心中也明白，

是因为自己任性，才遭毛延寿恶意陷害，真是又悔又恨，但也无可奈何。

王昭君被禁冷宫后简直是天天以泪洗脸，每当想起元帝，就拿起琵琶弹奏，吟唱着哀调悲歌，虽然无人听见，

但庭外的草木、鸟兽也为之含悲。

※※※※※※※※※※※※※※※※※※※※※※※※※※※※※※※※※

又是中秋佳节，月圆如镜。元帝竟然心血来潮，想起三年前的中秋夜之梦，想起了王昭君，心想不知她现在过

得如何。脚下信步不由自主地，竟往朝阳宫的御花园走去，站在跟王昭君梦中初会的阁亭里，细细的回忆着梦境中

的一切，想着这段不可思议奇异的感情。

突然，元帝隐约听得一股若有若无的琵琶哀歌，彷佛从深宫内院的远处传来，歌曲虽然断断续续，却可以让人

深深的感到歌者的哀怨，令人不禁一阵鼻酸。元帝好奇的听声辨位，寻着歌声走去，想要一窥究竟，心想皇宫之内

为何会有如此哀戚之悲歌。

元帝寻声走着，穿过几栋回廊、越过几处花园，走到自己从来未到过的深宫内院。只听得歌声越来越清楚，心

情受感染也越来越沉重。终于，元帝发现乐曲歌声是从眼前一栋瓦舍里传出，元帝站在瓦舍门前的花圃旁，细细的

听着。元帝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模糊，才知道自己竟然被感动得不知不觉的流泪了。

歌曲嘎然停止，接着又是一声轻叹。虽说是轻叹，但在元帝的耳中却是如雷贯耳，深震内心，让元帝的胸口彷

佛挨了重重的一棍。元帝走到瓦舍门口，伸手分开扉门往里面看，只见一名女子披头散发，怀抱着琵琶，有点似曾

相识的背影。

那女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正缓缓转身。

当四目交接时，两人同时「啊！」大吃一惊。

元帝看到的竟然是王昭君，吓得元帝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自己是不是又在做梦了，嘴里好不容易才蹦出：「昭

君！……是妳吗？……」王昭君一见来人竟然是朝思暮想的元帝，三年来的郁闷竟一下子全发泄出来，眼泪有如洪

水般涌出，哀戚的叫着：「皇上……」立即放下琵琶，扑向元帝的怀抱。

元帝紧紧的拥抱着昭君，元帝深怕这又是个梦；深怕一松手昭君又会不见了。

两人朝暮的相思苦，彷佛要藉着深拥、热吻才得以化消。两人忘情的拥抱、忘情的热吻、忘情的爱抚着……

此时两人的情欲，就像乾柴投于烈火，一发不可收拾。就跟在梦境里一样热吻爱抚、一样衣带渐宽、一样激情

挑逗……只是朝阳宫的雕凤阁床换成了木板硬铺，尽管如此，也不减两人的爱欲缠绵。

或许是久旷的情欲、或许是失而复得的喜悦、也或许是积闷哀怨的宣泄……

王昭君竟然抛弃女性应有的矜持，不再含羞带怯的处于被动。她，就像正在发情的母兽、更像风尘中的妓女荡

妇。

元帝仰躺床上，王昭君手扶着元帝充胀挺翘的玉棒，低头含住龟头，「啧！

啧！啧！」或吸吮、或舔逗、或轻磨……就像平常在品萧奏曲壹般，逗得元帝既惊讶她的热情、又舒爽于她的

挑情。元帝只有双手插入王昭君披散的秀发中，抱住她的头，自己却是闭目昂首喘着、哼着、颤抖着。

王昭君跨坐在元帝的一只大腿上扭动着下身，让整个阴户在元帝的大腿上来回的磨擦着，滚滚而流的爱液，把

元帝的大腿湿润得又滑又亮。王昭君的嘴里虽然塞着肉棒，却从嘴角的缝隙里发出「嗯！滋！嗯！滋！」的声响，

奏出一首缠绵、诱人的春光曲。

王昭君尽量张大樱桃小嘴，让元帝粗大的肉棒紧撑自己的嘴唇，「噗嗤！」

王昭君将肉棒全根吞噬，直到龟头顶到喉咙，自己觉得嘴里被肉棒塞得满满的，然后用力吸吮，似乎要把元帝

的精髓、内脏，全部经由肉棒吸出来一般。

元帝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正在吸吮着肉棒，一股痉挛的感觉从阴囊升起，真是舒爽难喻。元帝睁眼看着

王昭君淫荡的模样，看着王昭君拱起的背臀白皙无暇，宛如晶瓷琢玉一般；看着王昭君胸前的双峰，虽然是倒挂着

却没下垂之相，依然是挺立着，只是微微颤动着，让汗珠随着胸口、乳根、丰肉、蓓蕾……

滴下。

王昭君觉得阴道里一阵阵的酥麻、舒畅越来越明显，使得自己也越来越激动。

不觉中王昭君磨动下体的动作也越来越快，吞吐玉棒的频率也越加速，握着肉棒的手更是忙碌的套弄着……元

帝忍不住这种极度的快感，勉力的把头向后昂，嘴里哼叫着：「啊！啊！啊！……」，随即「嗤！嗤！嗤！」一股

股浓精激射而出，全射在王昭君嘴里。

正处于激情中的王昭君，突然感到元帝的肉棒一阵跳动、膨胀，随即一股腥臊充满嘴里，嘴里涨满了精液，「

咕噜」王昭君不自主的吞下一大半，不禁抬头一看，看到元帝的肉棒沾满了浓稠乳白的精液，龟头的马眼上还汨汨

流出一点馀精。又一抬头，看到元帝正用满足、舒畅、感激、爱怜的眼神看着自己。

元帝撑起身子坐卧起来，看到王昭君微开的樱唇，从嘴角正流出自己的精液，顺着下巴滴在育丰乳上，又滴在

肉棒旁、小腹上……元帝伸手抱住王昭君，亲舔王昭君的脸颊，亲舔王昭君的红唇，以及流在王昭君嘴边的精液。

元帝跟王昭君双双并靠着床头，王昭君把头斜靠在元帝的肩膀，等待着激情慢慢消退。元帝伸手在王昭君的背

后、丰乳上轻轻的抚揉着；王昭君也是握着元帝正在消退、融软的肉棒，轻轻的拨弄着。

元帝轻柔的在王昭君的耳边说：「昭君，朕好想妳啊……」元帝又若有所悟的问道：「……朕不是派人护送妳

回南郡了吗？妳……妳怎么会在这里？」「皇上……」王昭君这回又想起这三年来的思念、寂寞，不禁又泪如雨下，

抽搐的说；「臣妾已经被禁在这里三年了，毛延寿并没有把臣妾送回家，反而传了皇上的圣旨将臣妾打入冷……」

于是王昭君便一五一十的，把毛延寿从欲讹诈润笔费之事，到如何被禁等等之事娓娓道来。

元帝听得毛延寿如此瞒上欺下，真是肝火遽升、怒不可遏；又听得王昭君这三年来的凄凉惨境，又不禁涔然泪

下。又仔细端详过王昭君并没有所谓的「丧夫掉泪痣」，心中便明白这一切都是毛延寿从中搞鬼，元帝不禁咬牙切

齿道：「毛延寿！你这狗奴才，朕非将你碎尸万段是难消心头之恨。」元帝温柔的对王昭君说：「昭君！朕一定替

你讨回公道，明天朕随即废了鲁妃，重赐封妳为西宫贵妃，……爱妃……是朕一时糊涂，让爱妃受委曲了。嗯……」

王昭君用嘴把元帝的嘴封住，不让元帝再说一些抱歉的话。

两人的情欲再度升高，肉棒跟阴户又处与随时待命的状况。王昭君一翻身，跨在元帝的下身处，扶着元帝的肉

棒对着蜜洞口，沉身便坐下去，「噗滋！」肉棒应声而入。

「啊！」王昭君还是处女之身，虽然在梦境中曾经跟元帝缠绵过，但是真正的接触这才是头一回。王昭君有一

丝丝悔恨自己的忘情、莽撞，竟然不记得自己还是处女小穴，那堪如此强插猛入。王昭君又想既然已经做了，痛就

痛吧！这种痛总不会比三年来的痛苦强烈吧！王昭君咬着银牙，扶着元帝的双肩，腰身一上一下的套弄着……

元帝看着王昭君微微弹跳玉乳双封，低头一口含住了……

这一战恐怕要到天亮了！

※※※※※※※※※※※※※※※※※※※※※※※※※※※※※※※※※

隔天早朝。元帝当廷述说全部事实经过给众文武百官知晓，废了鲁妃重立王昭君为西宫贵妃，并派人捉拿毛延

寿，要治以欺君重罪。那知毛延寿命不该绝，闻风而逃；而鲁妃也受不了打击，悬梁自尽了。

话说毛延寿改装化身混出雁门关，投奔塞外匈奴而去。毛延寿心有不甘，想报复王昭君，便拿着王昭君自绘的

卧像献给番王，并一旁谗言鼓动番王侵犯中原，逼迫汉元帝献出王昭君，以息战祸。

果然，番王一见画像就着迷了，立即依毛延寿之计行事。而汉军似乎是久处安宁、疏于操练，在战役中竟然节

节败退，匈奴在趁胜追击中放出风声：只要王昭君「出塞和番」，匈奴即刻鸣金收兵。

元帝得知匈奴所提的条件，不禁暗然神伤，他舍不得王昭君离去，却又想不出办法退敌，元帝左右为难得整天

愁眉不展。

王昭君得知消息，心中更是无限挣扎，心想着：「……必须远离心爱之人，独赴边疆塞外，大漠里的风土民情

又是陌生凄凉，自己那堪受得了……但为了国家社稷太平无事，平民百姓免于战祸，牺牲自己又算甚么……」王昭

君主意已定便自请面圣。

王昭君跪地向元帝哭道：「皇上忧心的国事，臣妾已知道。这全是毛延寿招惹出来的……当时臣妾要是肯贿赂

他，也不会发生这么多是是非非，所以臣妾也是有错，虽然臣妾已悔不当初的骄蛮任性，但也太迟了……为了朝廷，

为了百姓，也是为臣妾赎罪，请皇上答应番王的条件，让臣妾出塞和番吧！……」元帝当然不肯，出言安慰。王昭

君又说：「皇上如果不允，那则是陷臣妾于不忠不义，让后人唾骂臣妾是祸国殃民，同时又讥讽皇上是贪恋美色、

不顾国家安危的昏君啊！

臣妾怎么能背得起如此重大的历史罪名……皇上如果不允，那是在害臣妾；不是爱臣妾啊！……」元帝含着泪

水，深深的佩服王昭君有如此忧国忧民的胸襟。

元帝扶起王昭君，看着她既坚强、又脆弱的表情，终于忍不住地将她拥入怀中，放声大哭，激动的喊着：「昭

君爱妃……朕是舍不得妳啊……」结果，又是一次激情的缠绵，只是……只是凄凉多了……

※※※※※※※※※※※※※※※※※※※※※※※※※※※※※※※※※

大漠的帐篷内，番王得意的大碗酒、大口肉，看着坐在身旁的王昭君，不禁：「哈！哈！哈！」狂笑着。

王昭君媚态娇柔的把手按在番王凸起的裤跨上，在番王的耳边吹气的说：「大王，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我才肯

答应大王……」王昭君隔着裤子捏了捏番王硬胀的肉棒，继续说：「否则我就自尽，让大王得不到我……嗯……」

番王一脸淫笑的说：「哈哈！妳说，妳说！……别说是两个；就是两百个我也答应妳……哈哈哈！……」王昭君说

：「毛延寿把我害得好惨，大王你要帮我讨回公道，把他给杀了……还有，大王你要答应我，以后永不侵犯中原…

…」番王说：「好！

好！

我都听妳的……嘻嘻……来！先让我亲一下…嘻嘻……」※※※※※※※※※※

※※※※※※※※※※※※※※※※※※※※※※※※※※王昭君在塞北住了十

六年。番王病死，长子继承王位，而匈奴的礼俗，父亲死了，儿子可以选娶先父的妻子，继承的王子想娶王昭

君。王昭君觉得这是乱伦，不符合自己所遵循的中国伦理道德，又无法反抗，于是服毒自尽了！

王昭君死后，匈奴人用厚礼把她葬在她最讨厌的沙漠中。后人称为「青冢」。

杨玉环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滑洗凝脂；待

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赐宴

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长恨歌-

- 白居易（前言）

唐明皇与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代代流传、家喻户晓。从绚烂豪奢、淫欲浪荡的宫中岁月，到

被渔阳颦鼓所惊破；从马嵬坡前美人的香消玉殒，到明皇无尽的回忆与迷茫的孤寂……，都是骚人墨客着笔之题材，

也流传着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巨着、小品；更有许许多多或褒、或贬的街话巷谈。

因此，笔者路人原不敢在众多的前辈先进中班门弄斧；可是又不希望杨贵妃在【中国历朝美女系列】中缺席。

所以，笔者路人就偷懒将白居易所诗之【长恨歌】窃为故事之骨干，着重于唐明皇与杨贵妃之事典，其他宫闱之争

权夺利、计谋互陷之事，则一笔带过、能省则省。

一来：是因为若要述全其来龙去脉，实在是庞着巨作，笔者路人才薄识浅、力有不逮。二则：因为家喻户晓的

故事，网友诸公定然了若指掌，心中自有定数。

万一笔者路人引喻有误，岂不是贻笑大方、献丑而已。故而虚构拟筑而文，莫非只为搏君一笑而已。

※※※※※※※※※※※※※※※※※※※※※※※※※※※※※※※※※

杨玉环字太真，祖籍弘农华阴，后迁居蒲州永乐县独头村。玉环幼年丧父，寄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德家；河

南府士曹玄德专管皇族仪仗调度。

玉环生性活泼、不居小节又喜欢热闹，又拜叔父专管之便，不但常凑热闹，也进出宫中如家常便饭。

开元二十三年春，玉环年值十五，因堂兄杨洄与武惠妃之女咸宜公主成婚，受邀作公主嫔从，喜爱热闹的玉环

正中下怀、欣然接受。咸宜公主公主一见玉环，便觉玉环很得己缘，两人交谈甚欢，并互为知己之交、以姊妹相称。

喜宴中玉环穿梭席间，言欢、敬酒丝毫不让须眉，直到醺醉方才作罢，胡乱找间客房醺醺入睡。

席罢、人散、更深。玉环因为宿醉头痛醒过来，只觉腹内翻腾如搅，所以走到户外水沟边呕吐。忽然玉环听到

有人在呻吟的声音，声音好像很痛苦，又好像生了重病，嗯嗯哎哎的又很暧昧。

玉环辨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楚，不但有女人的呻吟声，竟然还有男人粗重的喘息声。玉环越听越

是奇怪，渐渐走近声音的来源，才发现声音竟然是从堂兄新婚洞房里发出来。玉环心想是不是新人俩也喝醉了难过

想呕吐，好奇的走到窗外，用手指戳破窗纸，踮着脚往里瞧。

「嗄！」玉环一差点就叫出来，赶紧蹲下「唰！」一下，脸红如火热，心跳如急鼓。原来玉环从洞隙中看到，

两位新人正在行周公之礼，而且已经到了紧锣密鼓的阶段呢。玉环蹲下后满脸羞红，本来想走开，可是好奇心的催

促，又让她蹑手蹑脚的起来继续往里瞧。

只见堂兄跟公主两人都是赤身露体、身无寸缕的；公主仰身躺在床上；而堂

兄趴伏在她身上，臀部一高一低的动着，那些呻吟、喘息声就是在这样的动作中发出来的。其实玉环对这种事

也是似懂非懂，只是隐约知道这便是夫妻敦伦，也好像听谁说过，女的会很痛苦……玉环若有所思的想：「难怪公

主会呻吟……可是公主看起来不像是很痛苦的样子啊……」玉环看到公主还一直把腰挺起来，让两人的下身互撞着，

而发「啪！啪！」的拍打声，只是两人的下身看不大清楚，不过上身却瞧得一清二楚。堂兄裸露着结实的胸膛，古

铜的肤色因汗水而亮晶晶，咬着牙根表好像很严肃，一只手撑在床上，另外一只手却按在公主的胸部。公主如玉的

肌肤，跟堂兄乌亮的肤色，正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玉环看到堂兄在揉搓公主的胸部时，不知名为什么突然也觉得，自己的胸部有一点痒痒的，玉环不知不觉的也

伸手揉着自己的丰乳，而且还觉得这样搓揉还蛮舒服的。别看玉环年才十四、五岁，她的双乳倒比公主丰满，而且

有一点点下垂，乳头、乳晕也都比公主的大，这大概跟自己丰腴的身材有关吧！

玉环刚刚要进入陶醉状态时，突然听见堂兄跟公主两人，同时发出急促的「啊！啊！」声，玉环赶紧再瞧瞧发

生甚么事。只见堂兄竟然软趴在公主身上，两人都呼吸急遽，而且还不停轻微的颤抖。

玉环以为他俩发生甚么意外，正想要进去救人，才又看到堂兄「呼！」呼了一口气，慢慢的起身、下床，拿起

床边的布巾擦拭下身。玉环才看到堂兄胯下垂软的一条，好像是「鸡鸡」；可是又不太像。玉环回忆着曾经看过小

男生在小便，好像没那么大、也没那么黑，而且形状也有一点点差异，所以不敢确定那是不是。

玉环看到堂兄又拿着布巾，回到床上帮公主擦拭下身，然后才吹灯睡觉。玉环觉得甚么也看不到了，才又蹑手

蹑脚的回房睡觉。玉环上床后才发觉下体竟然湿湿的，又好像痒痒的，遂把手伸到裤裙里面搔着。玉环只觉得这样

搔揉阴部很舒服，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是甚么感觉，只是继续搔着、揉着……

古有吟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玉环这些偷窥动情的动作，却被咸宜公主之亲弟寿王李清，一一看在眼里。

寿王李清今天算是妻舅贵亲，也是上座嘉宾。在席间一初玉环，便对玉环之容颜玉貌、活泼大方别有锺情。寿

王今夜同样也因宿醉难熬起床如厕，也觉得夜静园中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新，寿王李清置身其间，深呼几口气似乎清

醒醒不少。

突然，寿王李清见得远远暗处中有人影晃动，似乎在寻找甚么东西似的慢慢走近。寿王李清藉着月色端详清楚

认得是玉环，连忙隐身树后，而玉环正在专注中并未察觉，自顾寻声走着。寿王李清就这么跟踪着玉环，而在远处

看到玉环的窥视动作，心中便了然一切。待玉环回房后，寿王李清也如法炮制的在窗外窥瞧玉环房里的动静。

寿王李清此时正看到玉环的衣矜敞开，露出两团雪白柔嫩的丰乳，不禁「咯噜」吞了一口口水。寿王心中暗暗

赞叹着，玉环的丰乳竟然如此的诱人，虽然因躺着而使得丰乳略为往两侧垂，但在一片雪白之顶却有着粉红、艳丽、

挺硬的乳头。而玉环竟使用双手扶压着双侧，让柔软的玉乳向内互相挤着、互相搓磨着，嘴里还发出轻微的「嗯嗯」

声，让寿王心神为之荡漾。

玉环觉得如此搓揉双峰，真是刺激舒服，只是阴道中越来越搔痒难忍，乾脆将下身之衣服全部除去，裸露着乌

毛丛生的阴户，一手仍然用力的揉捏乳房，一手则抠搔着溼润的阴户。一阵阵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从手指接触的部

位传来，不禁让玉环的身体扭动着、颤慄着。

寿王李清眼看着如此香艳的画面，情不自禁的也伸手握住早已挺硬肿胀的肉棒，前后套弄着。寿王李清觉得有

一股高胀的淫欲，令他色胆包天的潜入春室中，走向沉醉未觉的玉环。寿王李清站在床边近观玉环，把玉环春色艳

相更是看得一览无遗。

玉环闭眼甩头，把乌亮的秀发披散在脸颊、绣枕；红艳的脸庞如映火光；朱红的樱唇微开贝齿隐现，还不时伸

出柔软的舌头舔着双唇，让樱唇更为湿亮；更引人目光的是正在挺动扭转的下体，平坦滑嫩的小腹下，一丛乌黑、

曲卷、浓密的阴毛，在玉环的手边探头露脸、忽隐忽现；玉环的手指在抚柔着两片丰厚，沾满湿液的阴唇，还有时

曲着手指插入屄洞中浅探着。

寿王李清终于忍不住情欲的诱惑，低头、张嘴，含住挺硬的乳头用力吸吮着，便觉有如一股温馨的母爱，安抚

心灵；又有如一口香嫩滑溜的脂糕，美味满嘴。

玉环突然觉得一股温润附在乳峰之顶，舒畅的全身为之一颤，「喔！」一声淫荡的轻呼，阴道中又是一阵哗哗

暖流。随即，玉环突觉有异，睁开媚眼一瞧，正看到寿王李清一副沉醉、贪婪的模样，正在亲舔乳峰。

「啊！」玉环这一惊非同小可，心中先是责恨寿王李清擅闯香闺；却又羞愧自己的淫态媚样被人发现。玉环自

然的反应抓物遮掩、翻身缩躲，颤声问道：「你…你…王爷你…王爷你…」玉环不知从何问起，只觉得欲火全消，

但全身还是一阵火热，如置身炉内一般，既羞愧且惊吓。

寿王李清先被玉环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怔，随即又因欲火焚身，爬上床双手扶着玉环裸露的双肩，温柔的说：「

玉环，妳别怕……今天在宴席上，我一看到妳就爱上妳了……想不到老天怜我痴情，竟让我能一亲芳泽，玉环…我

…我喜欢妳……」寿王李清头一低便亲吻玉环。

玉环一听寿王李清向她示爱，不禁害羞的要低下头，却被寿王李清拦阻亲吻，本能的反应要拒绝、挣扎，却感

到身体被紧紧的抱着。玉环觉得嘴角被紧紧贴着，还有一条湿软的舌头在牙关挑着，一股雄性的体味袭袭而来。玉

环只觉得全身一阵酥软，想要保持一点女性的矜持，作一点应有的抗拒，但却使不上力道，只有扭动着身体，也充

当是一种挣扎的拒绝。

不料玉环这一扭动，却让双乳紧贴着寿王李清的胸膛揉搓着，令玉环觉得一种搓揉的快感阵阵传来，按耐不住

的淫欲又被挑起了。玉环不自主的环手抱着寿王，朱唇微开、牙门一松让寿王的舌头扣关进城，作舌头的街巷肉搏

之战。

寿王李清深之擒贼必先擒王之道理，一手竟然迳往玉环的重关要塞攻去。寿王李清只觉入手处一片柔软湿润，

手指头便像弹奏弦琴一般连续的曲动，让每一根手指依序的滑动，抠搔着玉环湿滑的阴唇。

玉环的阴户要塞被手一触，一阵的羞惭震惊，随即又因一阵手指的搔括，只觉得快感如波涛浪潮般，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锐不可当之势让身体不停的颤慄着，无法宣泄的感动只有藉着「嗯嗯」声，消散一点。

寿王李清的手指轻轻地滑入玉环的屄穴内，用指甲抠着屄壁上的皱摺，感到那里已经被流出了液体润得湿滑异

常。玉环的头往前伏靠在寿王的肩膀上，轻咬着寿王的肩颈，同时纽旋着屁股让寿王的手指接触更广、更深。

寿王的手指在玉环的屄穴内，重复着进出的动作，刺激阴壁分泌液体，为肉棒的进入做准备。寿王觉得玉环的

肉洞越来越湿润、越来越热，又彷佛有一道吸引力，紧紧地吸住手指。寿王用另一只手解开裤腰带裤，任其滑落，

「唰！」暴突出蠢蠢欲动、坚毅挺拔的肉棒，随即趴伏在玉环雪白丰满的身上，分开玉环的大腿，扶着肉棒顶住洞

口。

情欲高胀的玉环不自主的把大腿撑的门户大开，宽阔的洞口竟然含进半个龟头。寿王深吸一口气，然后突然向

前一挺，「噗」地一声肉棒顺畅无阻的齐根尽没。寿王不禁一怔，想玉环的淫洞竟然异于常人，既宽且深，有没有

所谓的薄膜阻挡，但却有火热的阴壁、阵阵的蠕动，彷佛在吸吮、咀嚼肉棒一般，让他有一种飞天的感觉。

玉环的屄洞也真的是既宽且深，潮水又丰，是一个十足的淫荡风骚穴。当然玉环还是处女之身，也是有处女膜，

只是又薄又柔，只稍用力即轻易过关。所以当寿王的肉棒齐根尽没时，玉环只觉得一点点痛楚、一点点舒畅、也一

点点无法尽兴。不禁挺举下身，企图让肉棒更深入一点，以搔搔更里面的痒处。

寿王知道像玉环如此奇特的屄洞，必须要使以奇特的插法，才能满足自己跟玉环的欲求。所以寿王肉棒抽出时

很轻，然后毫不留情地大力猛刺进去，如此急速的磨擦，不但让自己有如入无人之境的快感，更让玉环舒爽得直翻

白眼，大声淫叫着。

寿王热切地猛插着玉环，并感觉着肉棒对玉环屄穴的每一次冲击；忘情地抽动着，并听着玉环快乐的呻吟声。

最后玉环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抖动，阴壁的皱摺开始收缩，肉棒的进出愈加艰难。寿王知道玉环的高潮要到了，

遂加快抽插的速度，决心要让玉环达到一次她从未经历过的高峰。

突然间玉环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一股热流突然从阴道深处涌出，刺激了龟头一下，寿王突然间全身一颤，

炽热、粘稠的乳白色液体激射而出，重重地打在玉环的阴道深处，把玉环打得全身颤抖不已。

伴随着喷射的快感，寿王将肉棒硬往里挤，似乎想要刺穿玉环的子宫。玉环也把双腿紧紧缠住寿王的腰，抗拒

般的挺着下身，发出几近呐喊的嘶叫声。

随着欲潮慢慢消退，寿王枕着一只手躺在玉环身旁，另一只手则在玉环的身上到处游走，也有如欣赏一件艺品

一样的欣赏着赤裸裸的玉环，寿王说出一句最想说的话：「玉环，妳真的好美啊！…我要永远跟妳在一起，我要妳

当我的皇子妃，妳愿意吗？」

玉环此时还沉醉在如痴如醉的高朝快感中，只是模模糊糊听见「永远在一起、皇子妃」等话，但也无暇细思其

话意，所以并没回答。

寿王见玉环只是胀红着脸，闭眼喘息，并不答话，心中以为玉环是默许了，而兴奋的几乎大叫，遂又翻身亲吻

玉环。玉环一觉寿王又吻上来，一股意犹未尽的冲动，立即激烈的反应，也献上自己热情的拥吻。

于是……

※※※※※※※※※※※※※※※※※※※※※※※※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杨玉环奉皇帝诏命，册封为皇子妃。开元二十四年二月皇帝下诏，所有皇子改名，寿王

李清改明为李瑁。开元二十四年二月，杨玉环正式与寿王李瑁成亲，从此两人就不用再偷偷摸摸的共度春宵，可惜

的是玉环竟也怀有身孕了，因为挺着肚子即使勉强做爱，也总不能尽兴，让玉环度过了很难熬的几个月。玉环怀胎

十月后总算产下一子，皇上赐名「李爱」。

玉环终于松了一口气，未等产后休养满月，即忍不住久旷的情欲，又跟寿王夜夜春宵起来了。

在这期间，宫廷里为了争夺皇储太子之位，弄得皇宫里波涛汹涌、群情沸腾。

而寿王之母武惠妃理所当然的，也极力为寿王争取到太子之位，而且还不择手段的陷害许多竞争对手，搞到最

后因造孽太多，竟然恶梦连床经神崩溃。

唐明皇见得最宠爱之武惠妃重病虚弱，又闻得宫中传言武惠妃是遭厉鬼缠身，故带领武惠妃家族赴往骊山温泉

休养，一方面让武惠妃在温泉中疗养身体；一方面让宫中封立太子之事冷却一下。

这次皇室的骊山之游，杨玉环也是随同丈夫寿王前往。一日下午，玉环闲来无事独自骑马游山，适逢唐明皇与

武惠妃在亭台休憩，遂传旨召见。

唐明皇一见杨玉环真是惊为天人，只见得玉环真是天生丽质，国色天香，丰腴的体态、腻理的肌肤，让唐明皇

为之屏息。面似桃花带露、指若春葱玉笋；一点朱唇、万缕青丝……看的唐明皇如痴如醉，要不是有武惠妃在一旁，

真有立即跟她一成好事的冲动。

唐明皇自从骊山平台上初逢惊艳后，整天脑子里都是玉环动人的倩影，挥之不去，精神恍惚。大内将军高力士

看出唐明皇心事，便向唐明皇献计让玉环抽得空档陪着打马球。隔天，唐明皇便圣诏诸皇子听国子监祭酒讲经，而

令由高力士密传玉环与唐明皇出游。

而玉环也是自初见唐明皇后，便被唐明皇那威武刚猛的神态所吸引，甚至在睡梦中还梦见与唐明皇巅鸾倒凤。

今日一接圣旨传诏心中便有数，知道唐明皇有意安排两人幽会，而欣然奉召赴约。

这天，唐明皇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从一见到玉环开始，唐明皇的眼光就没离开过玉环，而且玉棒一直是高耸

着，胀的唐明皇有点抽筋的感觉。两人就尽情的球戏直到日斜西山，唐明皇见玉环香汗淋漓，便赐浴汤让玉环沐浴

更衣。华清池本是御用温泉，莫说是皇子妃玉环，就是诸皇子也无缘使用，因此玉环真是兴奋极了，欣然谢恩。

华清池里白烟袅袅，玉环身置其中，有如朦胧雾里的牡丹芍药，为华清池平添几许春意。只见清澈见底的温泉

池中，玉环只有头部露出池水，万缕青丝披撒散乱、媚眼微闭、朱唇半开，显得一点庸懒。清澈的水中见得玉环的

丰乳，被水浮着微微上翘着，雪白的大腿根部，一丛倒三角形的乌黑绒毛，卷曲旺盛。

这些美人出浴的镜头，都被躲在屏风后面的唐明皇看得一清二楚。看得唐明皇赞叹人间竟然有此美玉，看得唐

明皇淫欲薰心、食指大动。玉环浴罢正要起身，不料却因从热烫的温泉中突然离池，不禁一阵晕眩，身体摇晃欲倒，

唐明皇见状立即现身，驱步向前扶住玉环。

玉环昏眼中一见是唐明皇，便知刚才入浴之状，定然全被瞧见了，又想现在还是身无寸缕的让唐明皇扶着，「

唰！」一下脸红至耳根，轻轻叫道：「皇上…」

然后轻轻挣开，转身背对着唐明皇，心中暗自窃喜忖思：「……该发生的，总算发生了……」。

唐明皇见玉环并没有恼怒，龙心大悦，心想玉环定然默许再进一步之行动。

唐明皇往前一步，双手一绕从后面抱住玉环，顺势握住胸前的双峰，低头便亲吻玉环的后颈、耳根。唐明皇只

觉得入手处温润柔软，唇接处细嫩滑溜，不禁将身体紧贴着玉环，让挺硬的肉棒隔着衣服磨擦玉环的股沟。

玉环被唐明皇这么温柔的抚摸、亲吻，只觉得一阵舒畅，不禁「嗯……」一声淫荡的呻吟。又觉得股间有一根

硬物顶着，虽然隔着衣服，但仍然可以感到它的热度、仍然可以感到它的粗长。玉环感到唐明皇的肉棒比丈夫寿王，

简直粗大倍馀，心中又惊又喜，不自主的摆动臀部，磨擦着唐明皇的肉棒，而一股股的热流急急的冲出阴道，把唐

明皇的裤胯都溼濡了。

唐明皇觉得溼透的裤胯让布料黏贴着肉棒真不适，空出一只手拉开腰带，一抖下身让裤子滑落地上，「唰！」

一根挺拔粗状的肉棒，便高耸入云般的翘得高高的，红通通的龟头便顶在玉环的腰脊上磨擦着。

玉环觉得整个被后被热烫的肌肤紧贴着、磨擦着，只觉得舒畅无比，不禁扭动着身体。玉环把头向后转，微微

昂着以樱唇接住唐明皇的嘴唇，互相忘情的热吻着，然后把手向后伸，握住唐明皇的肉棒。「哇！」玉环肉棒在握，

不禁暗惊又窃喜，从嘴角娇淫的说：「…皇上的玉棒又粗、又长、又硬，妾身恐怕无法消受……」

唐明皇此时在也忍不住了，将玉环的上身压低，分开玉环的双腿，扶着肉棒便从后面插入玉环的屄道，轻柔的

说：「……别怕，朕会温柔一点……」。其实玉环那需要唐明皇温柔一点，此时玉环的阴道内有如千万蚁虫蠕动，

正是骚痒难当，恨不得唐明皇的肉棒，来个狠插猛干方能解馋。

「噗滋！」唐明皇的肉棒藉着爱液的滑溜，不怎么用劲竟然一刺便到底，还深深的顶着子宫壁。「啊！」唐明

皇叫了一声，觉得玉环的屄道温暖湿滑，还有剧烈的蠕动，紧紧的包裹着肉棒，真是爽极了。

玉环也是「嗯……」一声满足的呻吟，自从嫁给寿王以来，虽然春宵连连，但是寿王的肉棒太短，并不能深入

顶到花心。而今天首次偷情，就让粗长的肉棒塞满屄穴，还直抵顶内壁；而且对方算来也是自己的公公，偷情、乱

伦的双重刺激，让玉环觉的更是加倍兴奋。

唐明皇原本是性欲极旺之人，可以说是夜夜春宵，但自从宠爱的武惠妃生病以来，也忧心宠妃之病况而无心欢

欲，禁欲约有三、四个月了，今天幸遇玉环真有如久旱之甘露、棋逢敌手了。唐明皇肉棒入穴后，竟把自己说的「

…要温柔一点…」的话置之脑后，一开使便猛烈的抽插，似乎要把三、四个月来憋住情欲，就全部发泄出来。

唐明皇双手扶着玉环的腰，配合着自己的抽插，让肌肤强力的撞击而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而且还交

会着玉环：「嗯！嗯！啊！啊！」的亵语呻吟。

玉环藉着伏首的姿势，可以清楚的看到唐明皇的肉棒，正在自己的胯间一隐一现的。玉环看清楚唐明皇的肉棒

真的是粗大，大约有儿臂那么粗；外翻的包皮，被淫液濡湿得晶光发亮；暴露的青筋，更显得坚硬无比，真有如精

钢铁棍一般。

玉环只觉得一阵又一阵的高潮，一波又一波不断的袭来，让自己有一点不支欲软。

唐明皇在猛插约四、五百下之后，渐渐觉得肉棒、阴囊、腰际都在发酸，心知自己就快要泄精了。唐明皇既有

点舍不得这么快泄，又极期待着高潮时的快感，既不能两全只有在加快抽插的速度，快得肉棒几乎麻木了。

突然，唐明皇的肉棒一阵急促的缩胀、跳动，唐明皇急忙停止抽动，奋力将肉棒深深顶住子宫内壁。终于「嗤！

嗤！嗤！」一股股的浓精，分成四、五次激射而出，而且似乎一次比一次更强劲、一次比一次更舒畅，令唐明皇不

禁「哼！

嗯！」低沉的吼叫着。

玉环刚刚觉得唐明皇的肉棒紧紧顶到底时，不禁舒畅的把阴道一缩，随即感到肉棒一阵急促的缩胀，便有一股

股热流激射而出，像锐不可当急驰的快箭皆中红心，热流烫得玉环「啊！啊！」乱叫，全身乱颤。玉环紧绷着双腿

勉力的夹紧，似乎深怕肉棒溜掉，也似乎怕阴道被淫液、精水胀满的快感消失。

随着高潮慢慢消退，玉环虚脱似的腿一软几乎倒地，却使肉棒脱离了。

「啊！」玉环叫一声，似乎是因为晕眩；也似乎是因为阴道突然空虚。唐明皇连忙伸手扶持着玉环，关切的问

道：「妳还好吧！」

玉环顺势靠在唐明皇的胸前，娇羞的说：「谢皇上关心，只是皇上太勇猛了…让妾身有点受不了……」

唐明皇轻咬着玉环的耳根说：「是啊！看妳累的满身汗，……来！朕陪妳泡泡温泉恢复一下，等一下又是精神

百倍了……朕以前根武惠妃试过在温泉里交欢，感觉真是不错……妳没试过吧！」

玉环娇滴滴的说：「嗯！…皇上…不要嘛……」撒娇的背对着唐明皇，只觉得屄穴里的虫蚁又再蠕动了……

唐明皇从背后看着玉环雪白的玉腿及圆翘丰润的双臀，不由得又起了生理的反应，笑嘻嘻的搂着她走进浴池。

玉环媚媚的瞪了唐明皇一眼，手却没闲着，纤细的玉指不断在套弄着唐明皇的肉棒，才没一会儿功夫唐明皇的

肉棒，已是玉茎怒挺，昂然矗立在玉环的眼前。

热腾腾的淋浴消除了刚刚的疲劳，可是玉茎却是越来越粗硬，唐明皇一把抱着玉环，开始狂热的吻着她，一只

手伸去轻轻搓揉她柔嫩的小穴。

玉环的屄穴早就痒的难受了，现在一见唐明皇的肉棒又挺硬了，急忙抱着唐明皇，把双腿一分，藉着池水的浮

力，便坐在肉棒上。唐明皇扶着肉棒对准洞口，玉环稍一沉身，「滋！」又进去了！

唐明皇跟玉环虽然是站着，但藉着水的浮力却能毫不费力的抽动着。玉环把脚盘缠在唐明皇的腰部，尽情的升

沉臀部、尽情的浪叫着。随着玉环的动作，池水也「哗！哗！」的溅动，在袅袅的热雾中，竟分不出身上到底是汗

水还是池水。

※※※※※※※※※※※※※※※※※※※※※

此后，玉环便瞒着夫婿，藉口要进宫探望婆婆武惠妃，而跟唐明皇幽会。

而武惠妃在骊山温泉宫时，曾数度昏厥。回到长安，更是气息奄奄，整天大部份时间都卧倒在床上，偶然起来

便觉精神不济，睡着时也因恶梦而惊醒，终日恐惧不安，预知自己在世之日不久。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七上午，武惠妃突然失音不能言语，四肢痉挛抽搐，不久即崩逝，享年仅四十岁。宫中

谣传秘闻，惠妃妃乃是遭皇子党羽所谋害。

唐明皇悲伤爱妃骤逝，追封武惠妃为真顺皇后，并冒寒亲自为武惠妃造墓，定名「敬陵」，位于长安城东南近

郊，以方便探望追思。

自此，唐明皇平时除上朝之外，多半闷坐书斋，闭门独思，抑郁寡欢，很少再召大臣入宫议事。一日，大内将

军高力土，未待君命即私自进见，他与唐明皇的关系，亦臣亦友。高力土劝慰道：「陛下身为天子岂可为情憔悻？

况以天下之大，必能找到取代惠妃之人。」稍息片刻，接着又说：「陛下，我看寿王妃扬氏。

样子颇肖惠妃当年……」

唐明皇想到骊山华清池，以及宫中的幽会，不禁浮现了笑容；转瞬，又因玉环而想到寿王。唐明皇为了对寿王

有所安抚，故赐以女官魏来馨，此女出身名门，年仅廿岁，巳级有八品的供养。依体制，皇帝这种赏赐等于视寿王

为太子，事实上这只不过是种补偿的心理罢了。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唐明皇对玉环疯狂的迷恋，简直无法无日不见，又为了掩饰这段乱伦的关系，于是让玉环

假借为唐明皇生母，故窦太后荐福，自请度为女道士，代皇上尽孝。正月初二窦太后忌辰，寿王妃杨玉环受宫廷正

式的传召，晋见皇帝，自请作女道土，唐明皇赐道号为太真，并立即在后宫起坛祝祷颂经。

唐明皇支开所有侍卫宫女独自前往祭坛，远远便见玉环跪在坛前，只见乌黑的秀发披散及腰，宽松的道袍仍掩

不住玲珑的身材。唐明皇从背后轻轻拥抱玉环，把整个脸埋在玉环的秀发里，喃喃地说：「玉环，朕想死妳了……」

玉环把头向后昂，双手也向后曲抱着唐明皇的头，娇媚的说：「皇上…妾身也是思念皇上…嗯……」

唐明皇的手慢慢的伸入玉环的道袍内，从小腿、大腿、私处……当唐明皇手触到一片柔软的绒毛，不禁一阵惊

讶：「玉环，妳…妳…嗯好…好…朕喜欢……」。

原来玉环除了外罩道袍，而里面竟是真空的，让唐明皇觉得好刺激、好兴奋。

玉环把双腿向外分开，让唐明皇整个手掌都贴着阴户。玉环觉得彷佛有一股热气，从唐明皇的掌心传向阴道里，

舒服的让身体不由自主的扭动起来。玉环随着身体的扭动慢慢转身，在面对着唐明皇时，就伸手解开唐明皇裤腰带，

让唐明皇挺硬的肉棒毫无拘束的翘着。

玉环虽然已领教过唐明皇的肉棒，但每一次见到明皇的肉棒，总像第一次那么兴奋。玉环越看越是喜欢，不由

自主的头一低便含住肉棒的龟头，嘴里的舌头也灵活的绕着龟头顶端打转，还一边套弄他的肉棒以及玩弄他的睾丸。

唐明皇虽然跟玉环交欢多次，但让玉环帮他口交还是头一回，只觉得玉环的小嘴温暖湿润，真是舒服；而且柔

软的舌头不停的磨擦的龟头、加上手上下套弄他的肉棒，真是刺激极了，不禁也呻吟起来。唐明皇把玉环的道袍一

撩，伸手便捏住玉环双峰上的蒂头，拧、压、揉……让玉环也淫荡的嗯哼着。

唐明皇与玉环在淫欲的亵语中，两人身上的衣物逐渐少了，直到便成两条赤裸裸的肉虫。唐明皇轻轻的把玉环

推倒，跨在玉环的腰上，让玉环自己伸手把双峰向中间靠拢，紧紧夹住肉棒作起乳交来。唐明皇天赋异禀的肉棒，

长得竟然还抵到玉环的下巴，玉环把头尽量低抵胸口，当唐明皇的肉棒伸过来时便是一含、或是舌舔。

突然，「滋嗤！」唐明皇又在高潮快感中射精了，激射出的浓精喷洒在玉环的秀发、脸庞、嘴角……，玉环毫

不犹豫的伸出舌头舔拭着脸上的精液，然后撒娇的说：「嗯！皇上，我还要…我还要皇上插……嗯……」

唐明皇笑着说：「那妳要想办法让它在硬起来啊！」

玉环媚笑着，头一低又含住正在消肿的肉棒……

※※※※※※※※※※※※※※※※※※※※※杨玉环在宫中作女道土，实际上，却如一个被笼的娇女。天宝

元年，杨玉环的叔叔终于得知，玉环长住在兴庆宫，而女道土祗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跟唐明皇正是夜夜春宵。他为

侄女的变节感到羞耻，自觉无颜再待都城，自请解任又未获准，而为此是深感苦恼。

在与庆宫的杨玉环，并不知家人的反应，跟唐明皇常在内宫与文学侍从，谈当世的文风、乐曲、戏剧。玉环亲

自领导一批人修编婆罗门乐章，作为天宝纪年的大乐曲。此外，玉环又和唐明皇、琵琶国手张野狐、以及一名由阿

拉伯来的外国乐师，还有一位西域的康居国乐师，共同创作了一套揉合中外音乐的【紫云回】乐曲。其中舞曲部份，

则参照凉州曲和南方散曲而成，用两队舞伎来表演。

【紫云回】正式演出时，唐明皇找了不少文学侍臣来参观。道土吴筠借此机会，郑重地向唐明皇推荐李白。唐

明皇欣然命贺知章起草徵召，使得李白之名在一夕之间扬名天下。婆罗门乐章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共有十八章，

分为三大部，每部曲；第一部分的乐章称为散序六曲，第二部份称为中序六曲，第三部份称为终序六曲。唐唐明皇

将它命名为【霓裳羽衣曲】。

唐明皇召见李白，谈起国家大事，以及各地风俗民情。李白多年来游历四方，见闻很广，并向皇帝一一介绍。

唐明皇大喜，稍后，以李白供奉翰林，为翰林学士。

在初春时节唐明皇与玉环共赏名花，乐工李龟年奏乐歌，喝过酒的李白也作诗吟花起来。李白磨墨蘸毫，不假

思索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摇台月下逢。】（群玉山头和摇台都是道

敖的仙境，

李白点出玉环女道土的身分）

唐明皇瞧着这一首，赞不绝口。乐师继续弹着，李白又续写……【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

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李白以赵飞燕比杨玉环，因为赵飞燕入汉宫之初，也是没有名份的。），【名花

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栏杆。】唐明皇一见欣喜道：「人面花容，一并写到，

妙不胜言。」遂令李龟年歌此三首，自己吹笛，玉环弹琵琶，一唱再鼓，欲罢不能。

天宝四年八月，皇帝颁诏令，册立太真女道土杨氏为贵妃，以半后服用。册妃当日，杨贵妃的家人，均获得恩

命赐官、赐爵。官中均呼贵妃为娘子，礼数同于皇后，并在宫内举行一项盛大的欢宴。进见时，乐工奏【霓裳羽衣

曲】，杨玉环着贵妃大礼服，莲步轻移，款款深情。但见肌肤丰盈，骨肉均称，眉不扫而黛、发不漆而黑、颊不脂

而红、唇不涂而朱，果然倾国倾城。入宫五年，杨玉环终于正了名，为六宫之主。

杨贵妃性清聪颖，善迎上意。初入宫曾与梅妃争宠。两人之间，你嘲梅瘦、我诮环肥，后来竟互相谗谤，甚至

见到面不但不打招呼，还避路而行。毕竟梅妃柔缓，杨妃狡黠，两人互争胜负，结果是梅输杨赢。杨玉环得册为贵

妃，而梅妃竟被迁入上阳东宫。

一日唐明皇至翠华西閤，偶见梅枝枯冷的立在雪地中，不禁想起废斥上阳东宫的梅妃，遂命高力土宣召梅妃入

宫内，即饬宫女布置小食，两人对饮追叙旧情，好似有说不完的思相情。

夜渐深，两人在激情过后便相拥而眠，正在酣梦中，忽传急促的门环声响，唐明皇一听便知是杨贵妃。唐明皇

不由的转怒为惊，连忙替梅妃披上晨缕，抱入内室，令其噤声暂且躲避。

门一打开，贵妃迳往内室冲，见床下一双绣罗鞋，怒不可遏，出言不逊，当下触犯天颜，唐明皇恼羞成怒，为

之气结，竟遣出贵妃，令高力土送还妻舅家。

唐明皇不见贵妃开始思念，茶不思、饭不想，动不动就对内侍发怒。高力土洞悉皇上的悔意，便从中进言，请

皇上召玉环回宫。唐明皇欣然接受，便命高力土以辇往迎贵妃。

杨贵妃回宫拜泣谢过，唐明皇早已原谅她，午后即召梨园弟子表演杂戏，以娱乐贵妃。同时，并传贵妃的三位

姐姐二并列座进食作乐。唐明皇于宴中，封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虢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

杨贵妃在席中见唐明皇目不转睛的，瞪着三姐为虢国夫人看；而三姐也发觉唐明皇看，两人就这么眉来眼去。

杨贵妃的善解人意，一心一意的媚事唐明皇，便找机会拉拢唐明皇和虢国夫人。

一日，杨贵妃藉机说要教三姐学【霓裳羽衣曲】之舞步，请虢国夫人到内宫相会。杨贵妃拿出两套白纱长袍，

让自己跟虢国夫人都换上，还叮咛只穿白纱长袍，其他衣物都要尽除。虢国夫人换上白纱长袍后，不禁羞涩难当，

因为白纱长袍又柔又薄，简直是透明的一般，赤裸的身体微毫清晰可见，杨贵妃便安抚着说：「…也没外人，就我

们姐妹俩，怕甚么……」

虢国夫人那知杨贵妃早就安排好了，让唐明皇躲在屏风后面看着这出春光外泄戏。只见两人身材丰瘦各有韵味，

丰乳上的粉红色蒂头、乳晕，都一览无遗。

虢国夫人身材虽不及杨贵妃丰腴，但肌肤却在雪白、柔嫩中又带着结实感。

而阴户处的绒毛虽也杨贵妃茂密，但也因此可看清楚阴唇、阴蒂。

杨贵妃一面指导着虢国夫人，做一些摆臀挺腰的诱人动作；一面在虢国夫人的身上藉机乱摸，弄得虢国夫人脸

红心跳、情不自禁，阴道渐渐潮湿。杨贵妃一见虢国夫人春情已动，就更大胆的双手捏住她的乳峰，用力的搓揉着。

虢国夫人：「啊嗯！」一声淫荡的呻吟，觉得舒畅万分，阴道里便热流滚滚了。虢国夫人呻吟的说：「啊…玉

环妹…娘娘……嗯…不要这样……嗯嗯……」。

虢国夫人嘴巴是这样说，可是手却也伸到杨贵妃的丰乳上揉捏着。

杨贵妃趁势头一低，隔着薄纱便含住虢国夫人乳峰上的蓓蕾。「啊啊！」虢国夫人觉得一阵酥软，脱力般的瘫

软在地上。杨贵妃顺势趴伏在虢国夫人身上，嘴巴却仍然没放开，而且伸手摸上她的下体，把手掌紧贴在阴户上。

杨贵妃阴户在手才知虢国夫人早已一片汪洋了，心想：「…原来三姐也是骚货一个，这正合皇上之意……」。

杨贵妃思忖中觉得自己的阴户也是湿润一片，阴道里也是搔痒难当，便空出一手向唐明皇藏身处打信号，要他可以

现身了。

唐明皇一见杨贵妃的手势，便迫不及待的把衣裳尽除，挺着粗壮的肉棒走近两人，伏在虢国夫人的身旁，低头

便含住另外一边的蓓蕾，又让杨贵妃按在阴户上的手移开，自己伸出手指头拨弄着虢国夫人的大阴唇。

原来闭着眼在享受爱抚的虢国夫人，突然觉得有些异状，遂睁开眼一看：「啊！皇上……娘娘…这是……」。

虢国夫人虽是又惊讶、又害羞，可是这样被亲着乳头、被抚摸着阴唇的感觉却是舒服又刺激，所以也没做出挣扎或

拒绝的动作，只是羞涩得又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着快感。

杨贵妃伸手摸着虢国夫人的脸颊，似乎在安慰她、鼓励她，并牵着她的手握住唐明皇的肉棒。当虢国夫人握到

肉棒时，不禁一阵胆战心惊，暗忖着：「哇！

皇上的肉棒这么粗大，要是插入我的小穴，我怎么受得了…」，忖思中只觉得手中的肉棒，正一跳一跳的在挑

衅着，不知不觉中手也一上一下的套弄着。

杨贵妃把虢国夫人左腿往外一推，向上一撑，虢国夫人的阴户便张开了。杨贵妃向虢国夫人的下体看去：赭红

色肛门上，露出一条粉红色的嫩肉，那穴上面淫水发亮，阴毛是卷曲的，粉红色的肉核也看得十分清楚。杨贵妃示

意唐明皇可以插了，又向虢国夫人轻声的说：「三姐，皇上的玉棒又粗又大，插入时的滋味是平生难求的美味……」

唐明皇扶着虢国夫人的屁股向上一抬，先用龟头顶着动口转一转，让肉棒多沾一点淫水，然后缩小腹、挺腰，

肉棒的包皮外翻，便慢慢挤插进阴道里。唐明皇的龟头刚进屄穴里，就觉得虢国夫人的屄穴实在够紧的，紧紧的包

裹着龟头，真是有够舒爽，但也觉得要在深入就有点勉强，只好慢慢一点一点往内挤。

虢国夫人觉得阴唇被挤的分向两旁，阴道口被撑的大开，还有激烈的刺痛感，不禁呻吟道：「喔！痛！…皇上

…轻点…痛！」。虢国夫人觉得比初夜还要痛，遍体汗毛一颤，冒出一些冷汗来。

杨贵妃伸手揉着虢国夫人的双峰，安慰着说：「三姐，刚进去是有一点点痛，等会儿就会很舒服的…」说着便

伏头亲吻她，并拉她的手抚摸自己的阴户。

虢国夫人的双峰被杨贵妃揉捏着，只觉的又是一阵阵的酥爽，阴道的分泌物更多了，让阴道又润滑了许多，而

且刺痛也慢慢在消退，起而代之的是屄穴深处的骚动，不禁开始轻轻的扭动着腰身，嘴里也「嗯嗯啊啊」的淫叫起

来。

唐明皇觉得虢国夫人的屄穴里，有一阵阵的暖流涌出，遂把腰一提把肉棒退出到洞口，让阴道里的淫水流出来，

然后「噗滋！」一声，便把肉棒急速送入屄穴里，直顶花心。

「啊！」虢国夫人这次不是叫痛了，而是阴道里被肉棒塞得满满的感觉真棒，不禁手一紧，一手用力的抓着唐

明皇的上臂；另一手的手指一曲，便插入杨贵妃洞穴里，还是整跟中指都插进去。让杨贵妃也跟着：「啊！」一声，

身体也一阵寒颤。

唐明皇开始把屁股一上一下的抽动肉棒，杨贵妃眼角扫过虢国夫人的下体，只见唐明皇用阳物把她的阴户塞的

鼓鼓的，她的额上冒出芝麻大小汗珠，鼻上也有汗珠。虢国夫人头摆动，臀部也在蠕动，全身不断的发颤，也只顾

呻吟着。

唐明皇那粗硬的肉棒：「噗滋！噗滋！」的响着，听得杨贵妃的淫水，又淌了出来，一股一股的沿着屁股沟，

流到地上。杨贵妃禁不住伸手去摸着的肉棒跟阴户交合处，只觉得滑腻万分。虢国夫人的蜜穴淫水如潮，而唐明皇

粗硬的东西又亮又溜手。摸得杨贵妃只觉屄穴奇痒难耐，欲火旺炙。

虢国夫人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抽出手把唐明皇搂得紧紧的，她臀部向上迎着肉棒，一翻身便压在唐明皇身上，

低头便去吻唐明皇的脸、嘴、胸脯，她彷佛被欲火热得昏头了。虢国夫人觉得屄穴里阵阵酥麻，不知高潮来了几次，

只是意犹未尽的扭动着腰臀，直到精疲力尽，软趴在唐明皇的身上，自顾气喘嘘嘘的。

杨贵妃见状，便扶起虢国夫人，让她跨坐在唐明皇的大腿上，然后背对着唐明皇，把双腿一分，扶着硬翘的肉

棒，对准淫水汪汪的屄洞口，一沉腰便坐了下去。「嗯！」杨贵妃一声满足的呼喊，双手一紧便抱住虢国夫人亲吻

着；扭动着身体，让胸前的四团丰肉互相推挤着，也让肉棒在屄里搅拌着。

唐明皇又抽送起来了，那种如狼似虎的样子，让杨贵妃的淫水又流出不少来，使得抽插简直是一路顺畅。唐明

皇要命似挺腰来越猛，「噗滋！噗滋！」很有节奏的抽动着，杨贵妃也不停的随着落下之势迎送着，而虢国夫人也

移动下身，让阴户在唐明皇的大腿上磨动着。

这样又过了十多分钟，杨贵妃突然把屁股向下猛力一压，把头尽量向后仰着，从喉咙里发出「哦哦哦！」急促

的低吼声，全身像触电般的颤抖，阴道内更有一股海啸般的滚滚热流，淹没了唐明皇的肉棒。

唐明皇的肉棒被烫得周身颤慄，紧紧搂着杨贵妃的腰部，发出「啊啊啊！」

声的同时，肉棒在一阵激烈的缩胀中，「嗤！嗤！嗤！」射出一股股热烫的浓精。

「嗯！」三人全身一松，便七横八竖的瘫软地上。

※※※※※※※※※※※※※※※※※※※※※※

杨贵妃她拉拢号国夫人接近唐明皇，不但没有造成失宠，反而令唐明皇愈加宠爱她。所以杨贵妃要什么，唐明

皇便依她什么，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岭南地区，距长安约数千里），唐明皇特命飞驿传送，并要求数日便

达，不可失去色味新鲜，由此可见唐明皇对杨贵妃宠受之甚。

杨贵妃在宫中十一年，和唐明皇偶而会有龃龉。唐明皇也曾在盛怒之下，两度将杨贵妃驱逐出宫，饬放回妻旧

家。但没有杨贵妃的日子，却让唐明皇寝食不安、茫然无措，才又藉口召回杨贵妃。然而这些插曲，不过是夫妇间

的小别扭，转瞬间便和好如初，无损于两人的感情。尤其，贵妃最擅用的武器便是泪水，每次发完脾气，便呜咽涕

泣不发一藷，那副楚楚惹人燐的样子，令唐明皇忘记了生气，反而温柔的安慰她。吵架对她们来说，更能增加两人

的亲与爱。

当时汉朝有一员边关大将军，名叫安禄山。安禄山因战功卓着，唐明皇倚为北方长城，并赐封为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其在唐明皇面前，应对敏巧，杂以诙谐，出语可爱又可笑。其实他内心奸诈深沈，

外表却装出一付憨直的样子。又尊杨贵妃为义母，这正是他机智狡诈的地方。自请奉杨贵妃为义母，以表示忠贞和

明定尊卑。

天宝十年正月二十日是安禄山的生日，唐明皇为了帮他庆生，便在宫中以锦缎包着安禄山，意为襁褓。让安禄

山坐在堆满金钱的彩车里穿游宫院，名曰「三朝洗儿」，藉以笼络为朝廷效命。

安禄山留侍长安的日子，时常藉故入宫，一心想与杨贵妃亲近。并常向杨贵妃奉献珍物，百般的逢迎谄媚，而

杨贵妃亦常有厚赏赐给他。日子久了，也两情相悦，这让安禄山出入宫庭，更是毫无禁忌。或与杨贵妃对饮、或与

杨贵妃联塌而眠，通宵不走，魏声偏达。

唐明皇也有所闻，却又视若无睹。原来又另有隐情；因为安禄山勇猛，又是镇守三关的节度使，唐明皇为了怀

柔这位边城大将，遂令杨贵妃去笼络他。再者，唐明皇又正迷恋着虢国夫人，此番安禄山入朝，杨贵妃又乐于和他

整天玩乐。所以唐明皇也无暇防范了。唐明皇便乘隙召进虢国夫人陪酒，与她作长夜之欢。

一日，杨贵妃与安禄山因前夜饮酒昏醉，朦胧中便合衣同榻而眠。直到隔日近午，杨贵妃幽幽醒来，只见日上

三竿，仍不见唐明皇，心想：「…皇上昨夜一定又跟三姐私会了…皇上已有多日不曾临幸兴庆宫了……唉！」

杨贵妃转身看到横卧身边的安禄山，又看到安禄山的胯间胀撑着，心中不禁一阵荡漾，只觉得阴道内又是一阵

酥痒。杨贵妃情不自禁的解开安禄山的裤腰带，掏出挺胀的肉棒，珍惜似的套弄着。而另一只伸入自己的裤裙里，

手掌覆盖着自己浓密的阴毛，只觉得绒毛溼得像淋了雨的发，黏答答地贴着阴户。杨贵妃闭眼感受突出的阴唇，柔

软的屁股顿时紧缩两侧的肌肉，直痒得在床垫上磨蹭。

杨贵妃真好想摇醒身边的安禄山，要他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把自己丰硕的双峰挤扁；让彼此阴毛互相磨擦；

让安禄山不停地用他又粗又长热热的肉棒，插入自己肥厚多汁的阴唇内，搔搔难耐酥痒的蜜穴。

杨贵妃手指的动作继续在阴蒂上加速地打转，时而压着阴蒂伸向湿黏的两片阴唇间上下抚摸，又不住地伸进小

穴穴里让其夹紧吸吮，快感像热浪似地一波波侵袭而来……压抑住娇酣的哼声，浑身闷得出汗，就是不敢惊动身旁

的他，怕自己发浪的色情模样被看到。可是套弄肉棒的手，却也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而吵醒了安禄山。

安禄山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来自肉棒的舒爽唤醒，睁眼一看，竟然是杨贵妃又在玩弄自己的肉棒，遂肆无忌

惮的说：「娘娘，是不是屄穴又痒了呢？……

要不要孩儿替娘娘服务啊……」

安禄山说罢，随即番身压上杨贵妃的身体，一面亲吻她，一面解除她身上的衣物。杨贵妃扭动着身躯，让衣裳

轻易的脱光，露出诱人的胴体。安禄山的舌头在杨贵妃的嘴里翻搅；吸吮杨贵妃的双锋；又钻入杨贵妃的耳朵……

弄得杨贵妃又是一阵淫荡的浪声。

在杨贵妃又痒又陶醉时，安禄山把肉棒挺进去了！「啊！」杨贵妃觉得阴道里顿时被塞得满满的，两腿一曲便

紧紧夹住安禄山的腰，勉力的挺动下身，让阴户与肉棒更为密合。杨贵妃只觉得子宫正在激烈的收缩，舒爽的尿都

忍不住喷出来了！

安禄山又将杨贵妃双腿高举，并弯曲膝盖贴在杨贵妃的胸前，自己则是或蹲跪的姿势，如此一来安禄山的肉棒

便插入更深处。杨贵妃好像是挺享受这样刺激，泄了不知十几次了。

安禄山插得越来越猛；杨贵妃的双峰也晃动得更厉害，还发出「啪！啪！」

的互撞声。杨贵妃屄穴里的淫水流得大腿全湿透了，甚至床铺上也濡染了一大片。

突然，安禄山全身绷紧，「嗯啊！」的吼叫着，双手用尽力气紧紧捏住杨贵妃的双峰，双手用力得直颤抖，彷

佛不捏爆它们不甘心似的。接着「嗤！嗤！嗤！」

一股股的浓精，全数射在杨贵妃的体内，然后就气喘嘘嘘地闭眼躺下。

稍后，杨贵妃媚眼微开，娇声的问：「孩儿！舒服吗？」安禄山没说话，只是喘嘘嘘的点点头。

突然，杨贵妃惊叫着：「哎呀！看你把我的胸部抓伤了……这…这要是让皇上看见，要我怎么交代……」

安禄山睁眼一瞧，只见雪白的双峰上有几到紫青的抓痕，便疼惜的低头亲舔伤痕：「娘，对不起！我实在是太

激动了才抓伤妳……妳可以裁剪一块锦缎围遮胸前，这样便不会被识破……」杨贵妃因恐唐明皇识破追询，遂制一

袭粉锦肚兜罩载于胸前，而宫中仕女不知内情，又觉如此甚是好看，便纷纷起而仿效。

三日之后，安禄山辞朝，唐明皇命扬国忠设饯送行安禄山。其实安禄山早已准备妥当，随时都可以举兵造反，

只因还有一些良知，自思皇恩不薄，打算等皇上晏驾之后再行起事，但现在却又因迷恋杨贵妃，想早日将她拥为己

有，便盘算着及早谋叛之事。

※※※※※※※※※※※※※※※※※※※※※※※※※※※※※※※※※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中，安禄山自范阳举兵南下，进犯长安。

天宝十五年六月，唐明皇趁着黎明时分，率领杨贵妃、皇子妃、主皇孙，以及众臣潜出延秋门，向西而去。唐

明皇满怀感慨：「…四十几年的江山，竟然被我弄得如此后果…」不禁老泪纵横。

次日，唐明皇一行正在马嵬驿站休息，忽闻外面兵马骚动，将士们鼓噪着要请诛杨国忠（杨贵妃之兄）以谢天

下，否则不愿护驾。杨国忠被枭首碎尸后，左右意犹未足，又鼓噪喊着：「国忠既诛，太真（杨贵妃之道号）不合

供奉，请以贵妃塞天下怒。」

杨贵妃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赐绫自尽，时年三十八岁。杨贵妃缢死，唐明皇以紫毯裹尸葬于道旁。次年，唐明

皇还都，密遣中使贝椁他葬，不料香囊犹在；

独不见杨贵妃尸身，而留下一道杨贵妃死否的谜团。

※※※※※※※※※※※※※※※※※※※（最后的废话）

唐代自天宝以后，唐明皇之昏瞥甚矣。以子媳而册为贵妃，名份何在？以贼臣李林甫而拜为首相，刑赏不明。

天下无不始之妇人，况如淫悍之杨玉环乎？天下更无不好之国贼，况如阴狡之李林甫乎？

李林甫死，杨国忠又继之。杨国忠才能不及李林甫，骄横专虐却比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颐指气使，公卿以

下，莫不震畏。唐明皇以为又得一良相，仍不问朝政，溺在后宫，拥着贵妃姐妹，调笑度日。

所以，「天宝之乱」的乱源应该是唐明皇之昏庸，但大半的史家们都把焦点集中在杨贵妃身上，而大加口诛笔

伐，而真正应负责的唐明皇却消摇法外。

西施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可说是历史里一段混乱的时代，诸侯公孙各据一方，或扩权争利、或雪耻复国…一时

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

之下游两国之间就为了争权夺地，长年累月互相征伐，也各有消长。

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藉着越王允常病逝之机，出兵功打越国，不料却被新立为王的勾践打败，吴王阖闾

也因伤重不治。吴国立太孙夫差嗣位，并精练兵将矢志复仇。

周敬王二十六年，吴王夫差率水军藉太湖水道侵袭越国，两军即交战于椒山之下。越兵战败被围固城，越国大

夫范蠡、文种向越王勾践献策，以美女、珠宝贿赂吴国宰相伯嚭，藉宰相美言吴王求和以保社稷。

吴王夫差应允越国降顺，并将越王勾践软禁于国内充当人质。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伺机复国。

※※※※※※※※※※※※※※※※※※※※※※※※※※※

越国境内一片亡国之凄凉景象，诸暨县内苎罗山鹿却春江潋滟。临江下游正有两位素装少女在江中浣纱，并不

时嘻闹玩逗着。着青衣者姓施小名婉儿、穿红衣之女姓郑名旦，比婉儿稍年长。

两人皆是居住在苎罗山鹿西侧之小村落，自幼互为玩伴感情甚深，可说是情同姐妹也以姐妹相称，两人容貌是

各有特色，但都是倾国倾城之绝色佳人。

施婉儿从小就有不明的痛心症，不堪劳累，每当痛心发作总是捧心蹙眉，更显得娇柔可怜之模样，不知有多少

男孩为之倾倒，美艳名声播传四方，有人就以「西施」之号称之。

郑旦在娇丽的容貌中更是有着活泼、朝气，使得两人并站一起时就像盛开的并蒂芙蓉，娇柔艳丽各有特色交互

辉映。

秀美的山鹿溪畔因双姝而失色、暗然许多。鱼沉、雁落、花羞、月闭，一时间空旷的野地寂静了，只有偶而传

出嘻笑声点缀着。

「……嘻……哈……」「哎呀！婉儿妹妳把人家的衣裳溅湿了啦……哼！看我饶不饶妳……」「对不起！……

哎唷！姐姐别泼我啊……我衣服也湿透了……」姐妹两就互相溅水潲湿，直到两人从头到脚无一乾燥之处。润润的

水珠沿着发稍滴落，沿着额头、脸颊和着汗珠滚流腮边。湿透的衣着紧紧的贴着肌肤，凸显出动人的曲线身材，好

一副绿江春色！

「好姐姐！我不敢了！求求妳饶了我吧！」婉儿柔声的告饶着：「等一下我摘些果子给妳，跟妳赔罪好不好！？」

「婉儿妹！别说了！」郑旦牵着婉儿的手慢慢往林子里走：「看！衣裳都湿透了，怎么回家啊！我们先到林子里把

衣裳晾乾再回去吧！」两人拨着矮树丛走入密林里，找个隐密的地方便各自宽衣解带，把除下的衣物敞晾在树干上。

虽然对方皆同为女性，但一丝不挂的胴体现露在旁人的眼前，总是自感十分羞涩不自在，只得各蹲身一角背对着不

敢言语。

林里传来阵阵凉风，两人无一遮蔽的肌肤渐觉冰冷，虽然用手掌磨擦着身体藉以产生暖意，但是阵阵凉风彷佛

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凉冷，令身体一阵阵颤慄着。

婉儿终将忍不住颤抖的说：「……姐姐，我……我好冷喔……我好怕唷……」郑旦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同样

发颤的回答：「婉儿妹，别担心！在等一回儿衣裳就乾了……」其实自己也是担心害怕：「……婉儿妹，来！让我

们靠在一起互相取暖，这样该会好一点……」赤裸的肌肤接触的一刹那，两人不禁一阵心神荡漾，一种既陌生又熟

悉的感受激荡脑海。一种肌肤磨擦的快感、一种礼教约束的羞愧、交互的消长着。一种沉醉的诱惑让两人紧紧的拥

抱着；一种搔痒的感觉使得身体不禁轻微的蠕动着；一种背叛礼教的刺激让呼吸、心跳越加急遽。

当一切规范闺秀的教条被情欲淹没时，两人混然已在忘我的境界了！忘我的亲吻着对方的樱唇、忘我的互相挤

压着丰乳、忘我的磨挲着对方的背。荒芜的丛林、凉沁的冷风……渐渐变成温暖的阳春。

婉儿突然觉得下体一阵阵温暖，更有一股股热流翻滚着，一丝丝酥痒的感觉在阴道里骚动着，让人有不搔不快

的冲动，微启喘嘘嘘的樱唇呻吟似的说：「姐……我……我……那那好痒……」郑旦早就有此感受，手指也早已在

自己的穴口转磨着，也感受到藉由手指的转磨，似乎有一阵阵的舒畅可以掩盖过阴道里骚动的难受。郑旦一听婉儿

的呻吟，立即伸手如法泡制的抚摸着婉儿的蜜穴。

「喔！」突如其来的刺激，让婉儿一阵舒畅的快感，不禁摇摆着腰肢，让蜜穴配合着郑旦的手转动着：「姐…

…我……不要……嗯……羞羞……嗯嗯……」

郑旦微闭着媚眼，吐着气说：「…婉儿……妹……嗯嗯……来摸摸……我的胸…

…来……嗯嗯…」婉儿尽管羞涩，却也不由自主的伸手轻捏郑旦胸前团肉，只觉得郑旦的双乳晶莹雪白、温润

柔滑。随着呼吸的起伏，峰顶粉红色的蓓蕾似乎跟着抖动着。婉儿一手轻柔的抚摸着郑旦姐的乳房，另一手也轻拂

自己的玉乳，企图让自己跟郑旦能感同身受。

郑旦享受着肌肤摩擦的舒畅，觉得一阵酥麻酸痒传自阴道深处，急速的漫延全身，冲刺着头顶。不禁手指一紧

压揉着自己穴口突出的蒂核，另一手却藉着湿液的润滑，「滋！」一声把半截手指滑入婉儿的阴道。

「啊！」婉儿又是一声惊慌：「喔……姐……痛……」随即，又是一阵热潮冲蚀。快感、刺痛、酸麻、酥痒…

…一种生平未遇的奇妙感受，无可言喻的舒畅使得她只有喘息、呻吟、颤慄……

姐妹两人在一阵娇嘘乱呼之后，身体一软无力的各自仰躺地上，任由满涨的爱潮从穴口汨汨流出，湿染下身、

滴落草叶。

半晌，姐妹两人慢慢从激情中回神，一瞧两人放浪的模样，一阵羞愧让自己满脸通红、全身发烫，深低着头暗

地里埋怨自己不该，却又有一丝丝愉悦浮上心头。

勉强互相扶持起娇柔无力的身躯，各自安静的穿上衣服，偕同布出树林时，已暮色渐昏、炊烟袅袅。晚风从江

面轻轻送来，裙带微飘、鬓发略动，双姝就像仙女下凡，令人看了不禁怦然心动、跪地膜拜了！

婉儿见郑旦收拾起平常挂在脸上的笑容，暗地猜想郑旦是否为了刚刚的事在自责，幽幽的说：「姐姐，看妳一

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是不是刚才……其实我也有错，妳就别再自责了……」郑旦没等婉儿说完即摇着头说：「不是

啦，婉儿妹！

我是看到此刻安静祥和的故国家园，还有与妳的……姐妹情深，不禁想到我们的国家被吴国打败了，国君又到

吴国充当人质……不知这种良辰美景以后是否能得长久，唉！」「嗯！姐姐说得没错，可是我们只是在江边浣纱的

柔弱女子，又能帮国家有甚么作为呢！」婉儿也跟着心情沉重了！

郑旦轻挽着婉儿的手说：「婉儿妹！要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为国家出一点力的话，我一定竭尽其力无怨无悔

……婉儿妹！妳呢？」婉儿望着郑旦的脸真诚的说：「姐姐，会的！我也会跟妳一样的报效国家。」婉儿看到郑旦

微微露出一点放心的笑容，接着说：「姐姐啊！我想妳就是太闲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应该……应该早一点帮妳

找个婆家，早点把妳嫁了，妳就不会……嘻嘻……哈哈…

…」郑旦装嗔作势要打人，两人又是一阵追逐嘻闹，莺燕般的欢笑，回荡着山林河谷。

往后的日子，郑旦即常找机会连哄带骗的拉着婉儿到密林里，玩着令人脸红心跳的春戏。

※※※※※※※※※※※※※※※※※

晴空天朗、艳阳高照。婉儿提着一篮寿礼，正往东村给婶母拜寿，同行的是村上的少年─施礼。施礼名虽音同

「失礼」，却是个知书达理的俊书生，平时跟婉儿以兄妹相称从未逾礼，而施礼心中早已暗恋婉儿，只是礼教约束

难以启齿。

在急忙的赶路又加上热日的荼毒，婉儿身体不支心痛又发。只见婉儿双手捧胸、眉头聚蹙、气喘嘘嘘，身躯摇

摇欲坠。

施礼赶忙趋身上前扶住婉儿的娇躯，一股少女的幽香直冲脑门，由不得施礼一阵恍惚，扶住婉儿的双手几乎失

力。初次被男性有力的臂膀拥着的婉儿，不禁一声娇呼，随即羞红满脸，只觉一阵晕眩，越发无力软软的靠在施礼

结实的胸膛。

施礼扶着婉儿走到路旁树荫下，让婉儿倚靠着树干休息。只见婉儿蹙皱着眉头，一副娇柔可怜的模样，让呆立

一旁的施礼心疼不已；又见婉儿双手轻揉着自己的胸口，两团肉球隐具型态，让施礼幻想着要是换上自己的手，那

种揉在充满弹性的乳峰上的滋味一定若登仙界，一阵艳色的幻想让自己跨下之物也慢慢充血挺硬了。

此时婉儿正好转头望向施礼，正好瞧见施礼的跨下有异常的蠕动、膨胀，把裤子撑起一个奇异的凸状。看得对

男女情事一知半解的婉儿，更是一阵脸红心热，急忙别过头去，羞愧得恨不得有个地洞藏身，不禁又急促的喘气。

施礼倒不知婉儿的羞愧，以为婉儿心疼加剧，立即屈身探询：「婉儿妹，是不是很难过啊……唉！这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施礼关切之心在言词里表露无遗。

婉儿瞧着施礼竟为自己着急得手足无措，心头自是一阵温暖，又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异性体味传来，胸口更是一

阵小鹿乱撞，无意识地又在自己的胸口揉搓着，只觉得一阵酥麻快感，就像那天跟郑旦姐在林子里……一般，想着

想着自己的手却像已经不受自已控制，一直搓揉着而停不下来。

一旁的施礼把婉儿搓揉胸口的动作看得仔仔细细，看着婉儿胸前的肉团形状被压扁、被挤偏、被堆聚，施礼甚

至隐约看到坚挺的一个小凸点，紧绷在柔薄的衣服里，看得施礼虽无心痛症，却也跟着婉儿的呼吸渐加急促。

施礼看着婉儿的轻微扭动的娇躯，火红的耳根下却映着雪白的颈项、俏肩，松散宽弛的衣襟里，依稀可见深邃

的乳沟。施礼情不自尽的把嘴印上婉儿的颈项，双手孔武有力的环抱着婉儿，嘴角挤出喃喃自语：「……婉儿妹…

…婉儿妹……

我爱妳……」婉儿被施礼突如其来的侵袭，先是一阵惊慌、嗔怒，但随即又被雨点般亲吻的舒坦、耳边的甜言

蜜语盖了过去，只觉得身躯更加无力，内心更加慌乱，既像深醉、又像熟睡而昏沈了。

施礼移动着嘴唇贴上婉儿樱红的热唇，婉儿沉醉了。施礼的舌头撬开婉儿的贝齿，向里面探索、游动着，婉儿

的舌头迎战着。两对嘴唇就这样紧密的贴着、缠绕着、吸吮着。

当施礼的手接触到婉儿的胸口，婉儿不禁一声娇呼：「啊！……礼哥……不要……不要……」婉儿把施礼搂得

更紧。

施礼若有所悟的抱起婉儿，走向路边丛林里。施礼含情脉脉看着怀里的佳人，只见婉儿双手环抱着施礼的颈项，

微闭的媚眼轻轻跳动着，娇羞的模样惹人爱怜；松脱的衣襟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让人心马意猿。

施礼来到密林里一片如茵的草坪上，轻轻的放下怀里的婉儿，低头就亲吻婉儿，四片热唇的磨擦，激发起热情

的升华。渐渐的婉儿的衣裳松散开在两旁，露出凝脂般柔嫩的肌肤，跟施礼古铜色结实的肤色相互晖映着。

施礼的手巡视着婉儿的的全身，从粉颈、胸口、双乳、小腹…最后停驻在一片乌亮的绒毛上。婉儿的含羞带怯

的掩着脸，忍不住肌肤被拂过的快感，竟也轻声的呻吟了！矜持的少女情怀令自己不敢乱动，却又忍不住受搔痒而

扭动的身体。

施礼灵巧的手指拨弄着婉儿的穴口，竟然发现婉儿的穴口早已泛滥成灾了，施礼更藉爱液的滑顺，曲指向穴内

慢慢的探入。此时的婉儿竟然因如此的刺激而微微挺着腰，配合着施礼手指的动作。

此时的施礼已经像是一头疯狂的野兽了，色欲弥漫了全身，一切礼教约束全抛掷脑后，一阵风似的挺着硬梆梆

的肉棒，压在婉儿的身上，寻到穴口的位置，一挺腰就将肉棒插入半截。

婉儿正处于陶醉中，施礼肉棒侵袭时尚无知觉，但肉棒挤入蜜穴时的刺痛，由不得她哀叫一声：「啊！痛！…

哥……不要……不要……」。婉儿激烈的扭动着身体，试图躲避肉棒无情的进攻。

施礼的肉棒虽然只插入一个龟头深，却也觉得一阵箍束的快感，而婉儿凄惨的叫声令他一怔，欲逞兽欲的激动

清醒许多，只是现在施礼已经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了。施礼双臂用力紧紧搂抱着婉儿，虽让婉儿无法躲避，自己

却也不敢乱动，不敢让肉棒再度更深入。

婉儿初开的花蕊，虽然经不起粗大肉棒强行挤入而剧痛难挨，但也感觉得到施礼不敢强入的体恤柔情，感激的

爱意油然而生，但却也不知如何是好。半晌，婉儿觉得穴里刺痛的感觉慢慢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搔痒，阴

道内更有一股暖流不自主的涌出。

婉儿觉得此刻需要有个东西，伸入阴道内抠搔阴道内壁的难受，最好是施礼的肉棒，施礼的肉棒要是再深入一

点，就能搔着痒处了。可是婉儿羞于启齿，不敢出言要施礼把肉棒插深一点，只好轻轻摇摆下身，让蜜穴磨着肉棒。

随着下体的磨蹭也让婉儿一阵舒爽，从喉咙间发出迷人、销魂的呻吟声。

半天不动的施礼觉得婉儿的蜜穴转动起来了，龟头又彷佛有一股温热在侵袭着，一阵舒畅的感觉令他也慢慢挺

腰，肉棒就一分一分的滑入婉儿的蜜穴里。肉棒进入约一半时，阴道里彷佛有一片薄膜阻碍着肉棒继续深入，施礼

并不知是何缘故、也不知那为何物，施礼只得蛮力一冲顿觉豁然开朗。

婉儿的处女穴道遭受施礼冲开，初时略为一疼，随继而来则是阴道里一种充满的快感，「嘤！」地轻呼一声，

呼声里却也充满着无限的愉悦。婉儿觉得蜜穴里的肉棒在进出之间正好搔着痒处，就算佳肴醇酿也不及此美味。

施礼的精神越来越高亢，肉棒抽插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在一阵酸软、酥爽的刺激下，终于「嗤！嗤！嗤！」

将一股浓液射入阴道深处。施礼将积蓄十多年的处男精液，以锐不可当之势射出之后，彷佛自己的精力也一起跟着

流失，全身脱力般的瘫软在婉儿身上。

婉儿的阴道内可以感到，精液激射的力道不轻，精液带着一股股的热流，彷佛射到心脏，又立即扩散全身，一

种涣散的舒畅随之布满四肢，觉得自己的身躯似乎被撕裂成无数的碎片四处飞散……

施礼慢慢从激情中回复，一看到自己逞欲的模样，立即抽身退步懊恼自己枉读圣贤书，今日竟然如此唐突佳人，

更掠夺去婉儿的处子贞节，激动得全身颤抖无法自己，双腿一软跪在婉儿的身旁战战的说：「婉……婉儿妹……我

我……我真该死……真该死……」还正处于高潮晕眩中的婉儿，忽然觉得穴内突然虚空遂睁眼一看，才从春梦中惊

醒，慌忙顺手抄起衣物掩蔽身体，只觉五脏一阵翻腾而悲从中来，暗自悔恨女人宝贵的贞操竟因一时的糊涂而失去，

而今而后又当何颜以对家人父老。

婉儿满怀羞愧、自责的起身，轻呼一声：「爹！娘！女儿不肖……」就冲向一株粗壮的榕树，欲撞头自尽以死

谢罪。

施礼一瞧婉儿欲寻短见，立即飞身扑往婉儿与榕树之间，意欲阻挡婉儿自尽，同时口中惊呼：「婉儿妹，不可！」

婉儿的行动慢了施礼半步，头没撞到树干却撞到施礼胸口，婉儿的力道似乎不轻，这一撞令两人皆站不住脚纷纷倒

地。自尽不成的婉儿只有自怨自艾地顿足捶胸、号啕大哭，不知如何是好。

施礼的胸口被婉儿大力的冲撞，馀力使自己肩背又撞上树干，步履蹒跚的倒地，仰望泪人似的婉儿大是不忍，

忍住火辣的痛楚勉力起身，蹲跪在婉儿面前，握着婉儿的双手说：「婉儿妹！事到如此地步错全在我，妳无需自责，

而且就算妳我一死了之，也无法挽回妳的节操……」施礼顿了一下，深情的望着婉儿继续说：「其实……其实我早

对婉儿妹妳有爱慕之心，只是不敢向妳表白，假如婉儿妹妳不嫌弃，我……我愿意禀明父母将明媒正娶妳为妻，一

辈子陪伴着妳……」

其实婉儿也是早已心属于施礼，此时施礼又对自己表明心志，嘴里虽不答话却也芳心暗喜，背过身子整理衣裳。

施礼也避头自着衣裤，喃喃地说：「……我施礼得娶婉儿妹为妻，该是祖上荫德、亦是我三生有幸……」整装妥当，

施礼偕同婉儿步出林间，提起寿礼东村给婶母拜寿去，一路上两人默默而行，自是羞惭未退显得有点失魂落魄。

※※※※※※※※※※※※※※※※※※※※※※※※※※※※※※※※※

此时，越王勾践入吴为质已有三年之久。

勾践一直被禁于吴国先王阖闾的墓旁石室里，经常被往来之吴国百姓羞辱，勾践只得忍气吞声期待有朝一日能

复雠雪恨。

是年三月，吴王夫差发病，经月不愈，四处求得汤药皆无起色。范蠡无间意得知吴王得病难愈，便起坛占卜欲

知凶吉。

范蠡取得灵卦之后便对勾践进言：「启奏大王，依卦象得知夫差之病应在壬申日痊愈。因此微臣有一计可使夫

差赦令大王回国……只是要让大王有受委曲，不知大王是否肯受？」勾践闻言大喜：「此言当真！……范蠡你且说

看看！」

「大王你此时进宫求见吴王，佯装识得医术，然后尝其粪便，再告知吴王痊愈之日……」勾践闻计虽好却要尝

其粪便实在不愿，又想既为江山社稷又有何不为！？

只有勉为其难答应了。

隔日，勾践依范蠡所授之计，尝粪之后，便佯作喜状对吴王夫差说：「恭喜大王！大王之恙当于壬申日痊愈…

…」夫差看到勾践尝粪之举，感动的说：「就算是我的儿子，也未必肯这么做，可见你对本王的忠心，本王若真在

壬申日痊愈，本王则赦令让你回国。」壬申日时夫差果然痊愈，夫差欢喜得大兴庆宴，并宣布赦放勾践回国。相国

伍子胥闻讯赶来欲阻止吴王，夫差一见伍子胥不悦之色，便知伍子胥欲阻止赦放勾践之事，夫差便说：「相国，今

天乃本王病愈之喜日，别说扫兴话！」伍子胥还是甘冒大讳进言道：「启奏大王，赦放勾践回国则有如纵虎归山、

释鲸于海，来日自有威胁啊！请大王三思。」夫差怒曰：「相国，你别危言耸听了。三年来勾践被本王拘禁石室，

他都无一微词，日前甚至为我亲尝粪便，为我观病。相国，你说你做不做得到？本王心意已决，你不用多说了！」

伍子胥忿然告退离席，伯嚭趁机谗言吴王：「相国的架子越来越大了，连大王的庆宴都要扫兴……」吴王夫差闻言

心中大是不悦，打定主意找机会必将伍子胥除去。

勾践回国后牧民垦地，并暗中养兵蓄马以图一雪前耻。一日，有一伐木工人在深山里发现到两颗巨大的神木，

特去禀报勾践。

勾践听了非常高兴，向旁边的文种说：「此乃天赐吉兆也！」文种突生计谋：「启禀大王，这乃是助我雪耻的

良机。请大王派匠工将此木细工雕琢，献给吴王，让吴王拿来建筑宫庙。如此一来吴国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我

们既可让吴王没防备大王之心，更可从中取利。然后，在徵召国中少女加以训练后献给吴王，既可当内应、又可蛊

惑吴王………」勾践大悦立即交办此事，并遣范蠡到国境县内网罗美女。

※※※※※※※※※※※※※※※

范蠡这日来到诸暨县境，信步走在河边，突然看见溪流漂浮着片片桃花瓣，好奇着往上游寻踪。果然在约半里

远处伫立一位少女，正望着远处出神，手持着桃花枝正捻着花瓣往河中漫投。

她正是婉儿。她满怀心事的寻思着：令人沉醉的男女情事、与郑旦姐的爱抚深情、悔恨失去处女贞操……时而

春心荡漾，满脸羞红；时而忧心忡忡，眉头深锁。

范蠡一见婉儿的模样：披散着乌云般的秀发半掩香腮、透着秀气的脸庞正如桃花瓣粉红、露出一截手臂雪白青

葱…、微风飘动秀发、衣袂裙角，彷佛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山精灵；又彷佛一股股少女清香扑鼻而来。范蠡驻足摒息

远望，不想惊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

范蠡一回驿馆立即遣人打听，得知她即是人称西施之婉儿，便亲自登门拜访，向婉儿父母说明欲徵召婉儿为国

效力。郑旦听闻有机会为国家尽心力，便毛遂自荐自愿受召，并力劝婉儿同行。于是，姐妹两便随范蠡返回京都。

其实，范蠡也被婉儿惊为天人的容貌所惑，心中亦对婉儿有所锺情，只是国难当头复雠为重，自己的儿女私情

也只有暂抛一旁了。倒是郑旦见到范蠡气宇非凡、风度翩翩，心中也萌生爱慕，但也是暗暗念慕不敢表露。

施礼听闻婉儿被徵召之事，顿时失魂落魄，茶饭不思，也因思念成疾，卧病不起。

邻家有一少女早也暗恋着施礼，探询得知施礼是为婉儿神魂颠倒，心想：「施礼既然喜欢如婉儿娇柔不禁、捧

心蹙眉的模样，那我何不也照样画葫学彷婉儿，如此施礼便会喜欢我……」。于是，他就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捧着心、皱着眉、嗲声嗲气、颠颠的在施礼面前走着。

施礼一看真是好气又好笑，颤动着身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村民一见她这种装模作样的丑态，便讥笑她是「东施

效颦」，意为讽刺丑人多作怪。

※※※※※※※※※※※※※※※

周敬王三十二年，郑旦与婉儿已入宫近三年了。

初进宫的日子，婉儿经常因想念父老、思念施礼而以泪洗脸，多亏郑旦不断好言劝慰。范蠡也是尽心尽力使婉

儿快乐，每当看到婉儿不开心，自是心疼不已，总是柔言安慰，使婉儿慢慢淡忘伤感。

但范蠡也是满心不是滋味，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同时爱上郑旦跟婉儿；婉儿天真无邪、气质轻灵，郑旦则是端

庄秀丽、成熟美艳。郁郁的情结让范蠡经常仰天长叹。

这日，越王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到别馆视察众女学习舞伎的情形，就独自漫步迳往别馆而去。越王才进别馆就

在花园曲径中发现婉儿坐于莲池旁，露出青葱玉手轻泼水花。当越王走近婉儿若有所觉瞿然回头，两人同时「啊！」

了一声。

婉儿是惊讶越王驾临；越王却是醉意美色。

勾践色眯眯地寻问：「妳叫甚么名字？妳怎么没再馆内习艺呢？」「啊！大王，小名婉儿。因为乐师今天请了

病假，所以没上课。其他的姐妹们都在馆舍休息，婉儿是因思乡所以到花园散心……」婉儿起身低头回话。

勾践看到婉儿玲珑的身材、娇怯的模样，更是心痒难忍、爱不释手，忍不住情欲的冲动，伸手抚摸婉儿的脸蛋、

挽住婉儿的的手，说：「妳不用学艺了，跟我入宫、当我妃子，我会好好疼惜妳的……嘿！嘿！嘿！」婉儿挣开连

步退后，不禁微怒出言顶撞：「大王，你是一国之君，不要如此轻薄。而且你徵召我们进宫，不是要我们替你去实

行那复国大计吗？你怎么可以沉迷女色，自毁前程呢？

……」勾践听到婉儿义正之言词虽然心有羞愧，但也因淫欲薰心而恼羞成怒，更而秽声秽语的说：「反正妳们

也是要送给吴王的，倒不如我先享用享用！……来！

让我亲一下……哈哈哈！……」婉儿不料勾践竟然如此轻薄，一时又惊、又怒、又羞欲转身躲避，那知勾践手

快一把就抓住婉儿，双手环抱着婉儿柔腰，强行亲吻婉儿香腮。婉儿扭动的挣扎，不但未能脱困，反而更刺激勾践，

让勾践感到婉儿胸前的团肉似乎弹手有力，扭动的磨擦让勾践的肉棒以昂然立起。

娇弱的婉儿因极力的挣扎，顿感一阵逆血攻心，突然觉得眼前一黑晕眩过去了。勾践一见婉儿昏迷欲倒，内心

更是大喜，便将婉儿抱往舍内安置床上，脱除了婉儿身上所有衣物，顿时眼神一亮、惊为天人。

只见婉儿身无寸缕、玉体横陈，一双玉乳雪白无遐、挺拔高耸；平坦小腹无

摺无痕、滑若凝脂；双腿根部密发丛丛、乌柔亮丽…、看得勾践淫心剧张、兽

性大发，三、两下便脱去自己的衣裤，扶着肿胀的肉棒拨草寻洞，往婉儿的蜜穴挺腰便插。

「啊！」一阵锥心的剧痛，令婉儿幽然惊醒，一看究竟心已明白，不禁缩身闪躲，也顾不的对方是大王身份，

粉拳如雨打在勾践胸口，并不停哀呼着：「…

…大王……不要啊……不要啊……好痛啊……」勾践只想煮熟的鸭子那有再放走之理，双手紧抓着婉儿的脚，

下身紧贴着再一挺腰，把粗大的肉棒强行插入婉儿的阴道里，即快速的抽插着。

虽然婉儿三年前已跟施礼有过肌肤之亲，但那时阴道有爱潮润滑，虽有痛楚也不过一时，随之而来亦有快感。

而现今被霸王硬上弓，乾燥的穴壁时在不堪如此摧残；而且勾践肉棒的尺寸比施礼粗有倍馀，插得婉儿是眼泪汪汪、

痛苦难当。

婉儿只觉得下体一阵阵火辣的刺痛，彷佛要被撕裂了一般，精神彷佛即将崩溃，嘴里不停的哀鸣：「……大王

……不要啊……不要啊……好痛啊……」勾践在强暴的亢奋下很快的泄了精，勾践借着精液的润滑又狠狠的抽插几

下，直到肉棒慢慢变软，才起身着装并厚颜的说：「媚惑的性挑逗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妳当好好的训练训练，我

会提醒艺师加强一下！」说罢便匆匆离去。

婉儿听了，自忖：「大王此话自是没错，我既然志愿要为谋国家大计，已将身躯献给国家了，岂可为自保贞节

而坏了大计，只是，大王今日假公济私实也不该！……唉！待事成之后，婉儿再自了残生罚己失节之罪罢了！」

婉儿忍着痛楚欲起身清理，才发现阴道口汨汨流出浓白的精液，其中混着红红的血丝，又不禁悲从中来热泪滚

滚而下，哀叹着真是「红颜命薄啊！」

※※※※※※※※※※※※※※※※※※※※※※※※※※※※※※※※※

另一边，郑旦也因休课而与范蠡在相府花园设宴小酌，两人微有醉意时，郑旦伸手折一朵红花，投入亭台边的

曲流中，隐语暗示吟唱着：「……艳红有心随波行，只叹落花纵有意，流水却无情……」范蠡看着郑旦羞红的脸，

自是了解郑旦吟唱的含意，便伸手轻握郑旦的手说：「旦妹，别再唱了！妳的心事我都明白，而且我也是对妳情有

所锺。只是……只是我知道妳将来会被遣送到吴国，我们徒有一段情只是增添无奈、惆怅罢了……」范蠡似乎很悔

恨的说：「当初……当初要是不将妳徵召入宫就好了，那妳我岂不是……」郑旦摇头缩手说：「范大夫，你别这么

说，徵召入宫是我自愿的，我一直就想有机会为国家尽点微薄之力，……更何况……要不是因为受徵入宫，我们也

不会因而相识……只要范大夫你心中有我，那我便心满意足了！」郑旦越说声越小，又若有所思的说：「其实，我

也知道你也深爱着婉儿，而且爱她之心更胜于爱我，只是婉儿她不知道而已。

……那日婉儿练舞时心痛复发晕倒，我看到你眼中露出焦虑、不忍的神情，还不时探询她的状况……唉！」郑

旦轻叹一声：「……其实，我并是不嫉妒，婉儿是我的好妹妹，……要是……要是我们三人能在一起生活，那不知

有多好……」范蠡一时间心如煎熬，为了国家社稷必须抛弃儿女私情；可是一生中也难再得此红粉知音，遂冲动的

抱着郑旦，轻轻的拍着郑旦的肩背，表示自己的爱意、无奈、歉疚。郑旦并没有挣扎，只是静静的享受这甜蜜的一

刻，心想：「即使无法长久相聚，至少也知道有人爱慕自己……」郑旦微微抬头看着心爱的人。

范蠡正好对上郑旦的眼神，看着如花似玉的容貌，梨花带雨般的羞怯神情。

就像突爆的火花一样，让范蠡情不自尽的吻向郑旦的朱唇。「嗯！」郑旦一声娇羞的轻吟，双手也紧紧的拥抱

的范蠡。热烈的拥吻，让两人神魂飘荡，火热的情欲也逐渐升高。

随着情欲持续的升高，肌肤发烫似的热度，使两人的衣物渐少，最后就只是两条肉虫似的互缠着，使得相府花

园是一片暖暖的春色。

范蠡以衣物摊铺在草坪上让郑旦仰躺着，范蠡伸手双手再郑旦柔滑的身体四处抚摸着。郑旦羞涩得不知所措，

只得紧闭双眼，享受着爱人柔柔的浓情蜜意，以及挲摩的快感。

当范蠡的手来到郑旦大腿根处，郑旦自然的反应夹住双腿，却也把范蠡的手夹住了，范蠡觉得自己的手紧紧的

贴着柔软的阴唇，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又感觉郑旦的下身早已被泛滥的爱液湿润了，绒绒的阴毛、穴口、大腿溼濡

得滑滑的，而且阴道内的潮水仍然不停的涌出，甚至湿染了一大片垫在身下的衣物。

范蠡翻身伏卧压着郑旦，轻轻拨开郑旦的双腿，先用肉棒在她的大腿内侧附近挑逗，然后在阴唇附近游移。范

蠡将肉棒沾满了郑旦的淫液后，对准阴道口挺身慢慢的插入。

「啊！」郑旦似乎会痛，虽然曾经跟婉儿互相以手指插入过，可是毕竟肉棒不同于手指。虽然肉棒比手指粗大

许多，刚刚插入时不免有痛楚，但随即而来的却是一种穴内更充满的快感。

范蠡知道郑旦处女穴初次纳入的痛楚，柔声询道：「会痛吗？我慢慢进去，如果会痛再告诉我……」「没关系

……」郑旦有点逞强的说。

范蠡慢慢的将肉棒插入，直到完全深入阴道后，刚好也顶到底了。慢慢的抽插下，刚刚觉得有点紧的阴道已经

有点放松了。范蠡心想郑旦已经进入状况了，再询问：「……还会痛吗？」郑旦摇摇头后说：「嗯……不会了……

好舒服……

嗯」郑旦已经尝到性爱的美味了！

范蠡知道郑旦已放轻松了，就开始加快抽插的速度，两人的身体不断的碰撞，发出「啪！啪！啪！」的声音，

郑旦的手紧紧的抓住范蠡的手臂，嘴里「啊！啊！

嗯！啊！」不停的呻吟着。

郑旦叫的越大声，范蠡插的越用力，两人皆忘我的沉醉了。一阵酥麻范蠡将精液完完全全的射在郑旦的阴道里，

同时范蠡也感到郑旦的阴道收缩得很厉害。

范蠡看着郑旦很舒服，一副陶醉的样子，自己也心满意足的伏抱在郑旦身上，昏昏回忆着刚才热烈的交合美味。

※※※※※※※※※※※※※※※※※

隔月，越王便遣使者带着众女前往吴国，着手美人离间之计。

夫差一见郑旦跟婉儿差点失态，只见双姝花容月貌、沉鱼落雁各有所长，心魂俱醉连声道：「好！好！好！」

眼睛看着双姝，嘴里含糊跟差使说：「你回去告诉勾践，我对他的忠心感到高兴，你下去领赏、下去领赏……嘻嘻！」

夫差命令左右侍从不准任何人前来打扰，左拥右抱的带着双姝往寝宫里去。郑旦与婉儿此时已知是无法回头了，互

相有默契的交换一个眼神，表示已经将一切羞耻置之脑后，决定要以淫荡的行为迷惑夫差。所以两人便一路跟夫差

嘻闹骂俏、淫语连连、媚态横生，使得夫差心马意猿，非得一泄精力不足为快。

到寝宫里时，三人已一丝不挂了，夫差先低头温柔地吻着婉儿的嘴唇，然后将手滑下来揉搓婉儿的乳房，婉儿

的乳房一下子变硬了，乳头挺了起来，令夫差更是兴奋地揉搓她丰满的乳房。

郑旦也伸手握着夫差粗大火热的肉棒，轻轻的套弄着，心中也暗暗吃惊：「……夫差的肉棒竟然这么粗大，我

姐妹俩的小穴不知经得起它吗……」

夫差的嘴唇贪婪地在婉儿的乳房间来回舔吸着，一只手也悄悄地伸到婉儿的下身，婉儿的大腿根部完全湿透了，

因潜意识中淫乱的快感而不住地流着淫水。

夫差的舌头一路往下滑，最后来到婉儿的蜜穴处，伸长灵蛇般的舌头分开阴毛，轻轻地弹着那一道裂缝。当夫

差的舌头和嘴唇在她奶油状的裂缝中来回蠕动时，婉儿的呻吟声越来越大了。

夫差将舌头深探进婉儿的阴道内，转着舔着穴里的两壁。婉儿的背拱了起来，脑袋来回地甩动着，显得十分地

意乱情迷。

郑旦这时樱唇大开含住了夫差的肉棒，夫差可以感到郑旦正用力吮吸着，一阵阵的舒爽直冲头顶。夫差的嘴贪

婪地吮吸着婉儿阴户中流出的淫液，舌头就像是小型阳具似的模拟抽插动作。婉儿也挺动屁股使夫差的舌头可以更

加深入地品尝她可口的淫洞。

夫差不觉也一挺腰，肉棒便毫无阻碍地直达郑旦的喉咙深处，郑旦的嘴吸更用力的吸吮着，夫差有忍不住要射

的敢觉，企图退出肉棒，但婉儿却压住夫差的后臀，令夫差抽动十分困难。郑旦的手轻柔地挤压着夫差的阴囊，使

夫差忍不住当场射出了一股浓精来，郑旦毫不犹豫的全吞咽下去，并用舌头在龟头上打转。

夫差真是天生异禀，射精后的肉棒并没有软下来，立刻将婉儿按倒压了上去寻着洞穴，腰身一挺，粗长的肉棒

便完全没入婉儿潮湿温热的阴户内。婉儿的阴户仍然像第一次那样紧，阴壁上的皱摺紧紧地箍着夫差的肉棒，虽微

微刺痛，却也舒畅万分，阴道不断分泌出的液体，弄得夫差的龟头很温热酥痒。

当夫差的肉棒向里挺进时，婉儿窄小的阴道紧紧的吸住夫差的肉棒，阴壁上的皱摺不断刮着肉棒龟头的棱角，

使夫差心跳加速精神更亢奋。

婉儿抬起大腿缠住夫差的腰部，使夫差的每一次插入都能直抵子宫，身体哆嗦着、阴壁急遽的收缩，勒得夫差

的龟头一阵酥麻，不由自主地喷发了，一股股又浓又热的精液，完全地洒在婉儿的子宫内壁上，烫得婉儿又是一阵

舒畅的高潮。

郑旦吃吃地笑着说：「大王，我也要……」夫差气喘嘘嘘的说：「你看它都已经软了，妳能让它再能硬起来吗？」

夫差满怀希望地问。

婉儿媚媚的说：「大王，让我来试试！」婉儿就依着郑旦的样张开朱唇，把夫差肉棒含住了。

夫差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你们俩不都一起吸呢？这样就可以缩短我勃起的时间了。」婉儿微笑看了看

郑旦，郑旦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好吧！妹妹妳先来！让我们看看要多久我们才能把它弄起来。」婉儿低头一口吞

下我软绵绵的肉棒，她还没做什么，夫差就感到阴茎又开始在她温热湿润的小嘴里勃起了。

夫差暗自爽着想：「天哪！爽极了！我今天非干个够不可。」

夫差揉搓着郑旦的乳房，郑旦的乳房丰满美丽、细腻光滑，略略有些下垂，但在做爱时抖动起来可以把人迷死，

相比之下，婉儿的乳房略小一点，但更坚挺和富有弹性，上面点缀的两粒乳头呈玫瑰色，非常可爱。

郑旦靠了过来，舔着夫差的阴囊；婉儿则继续吮吸夫差的肉棒。郑旦将夫差的睾丸全含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咀

嚼着，仿佛很好吃，然后又用舌头去和婉儿一起舔夫差的肉棒。

婉儿的舌头往上移动，舔过夫差的小腹、胸膛、脖子最后停在夫差的左眼上，嗲声嗲气的说：「大王，你该替

郑旦姐服务服务了……」又向郑旦说：「我想大王已经准备好了，姐姐……」郑旦立即欣喜地坐起来，婉儿帮郑旦

跨坐在夫差热力逼人的肉棒上，对正郑旦的阴道口。郑旦身子一沉，红通通发亮的巨大龟头立刻撑开郑旦紧窄的阴

唇，滑了进去。

夫差与郑旦两人同时呻吟起来，郑旦的阴道由于刚才的口交早已湿成一片，肉棒很顺利地便齐根尽没。夫差伸

手抚摸郑旦丰满的乳房，温柔地揉搓着，他们俩都放慢动作，专心地感受结合处分合所带来的快感。

一旁的婉儿忍不住了，扭动着身体，伸手到夫差和郑旦的结合处，沾着郑旦蜜穴流出的淫液，揉弄我的阴囊，

这一下额外的刺激又使夫差差点射了出来。

郑旦的屁股开始旋转、摇摆，嘴里不停的呻吟着。夫差拽住郑旦的屁股，抬起臀部用力向上顶，郑旦的身子随

着夫差的冲击上下起伏，雪白丰满的乳峰欢快地跳动着，十分养眼。

随着夫差速度的加快，郑旦更加狂野。突然但夫差的身体向上升起，使夫差的肉棒脱离了她的阴户，正当夫差

焦急时，郑旦却又立即坐下来，而且非常准确的让肉棒重回阴户的怀抱，这样来回几下使的夫差简直欲死欲醉，郑

旦更是淫声连连。

郑旦的高潮似乎还没有到来，但夫差却有点忍不住了，却又舍得这样就射精，但是这当然很困难，因为郑旦炽

热、紧窄、多汁的阴户不断地向肉棒纠缠，弄得夫差牙关打颤，阴囊收缩，简直快要忍不住射出来了。

于是夫差按自己的意思做，让郑旦俯下身子，手按在夫差的肩膀上，将身体的重心前倾，使臀部起伏的频率能

加到最快，磨擦也更紧密。坚挺丰满的双峰随着郑旦的每一次起伏，颤巍巍地抖动着，两粒小樱桃在我眼前飞舞，

使夫差狠不得一口将它们咬下来。

郑旦终于一阵胡扭乱动中达到高潮了，一股股的爱潮随着身躯一颤一颤的淹没了夫差的肉棒，夫差也精门一松

一泄如注，双双陷在愉悦的淫欲中。

※※※※※※※※※※※※※※※

吴王夫差自从接纳了双姝后，成年累月的浸迷在女色之中，又加上婉儿巧妙的离间君臣，连连诛杀多位忠国大

臣，让朝中是国政荒废、躏臣当道；国内是饥荒连连、民不聊生。

周敬王四十二年，勾践得知吴王夫差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境内一片疲弊之相，有德有为的忠臣皆被诛杀、遣配，

于是决定举兵伐吴。结果吴军大败，夫差遣使求合，勾践不允，又无意中透露双姝反间之事得意非凡。

夫差得知怒不可挡，一把抓住婉儿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指甲都埳入肩肉里，狂声呼叫：「天啊！我最爱的人竟

然是我的敌人……」说完即出城奔往山上去。

婉儿被摇的披头散发、泪流满面，跌坐地上，心想：「郑旦姐年前已病逝，现在我的任务也已完成，我当随郑

旦姐脚步而去了……」

此刻正好越军攻进城内，勾践与范蠡第一个冲进宫中，范蠡不见夫差与婉儿暗道：「不妙！」即往内宫寻去，

范蠡到达寝宫时正好看到婉儿欲上梁自尽，赶紧上前解开绳套，抱着婉儿平放床上，凄切的说：「婉儿，婉儿，妳

醒醒啊！妳这是何苦啊！」婉儿幽幽转醒，见得寻短不成，又为范蠡所救，只是朱唇紧闭、泪流不止，却也无言以

对。范蠡命人看顾着婉儿，出宫追杀夫差去了！

夫差和众残馀兵将逃往南阳山上，越军也在后一路追赶。到了南阳山夫差环顾四周乃是荒山野地、烟尘滚滚，

不禁连连叹息，悲声道：「我以前昏眛杀忠臣伍子胥、公孙圣……今日终要轮到我丧生了……」夫差幽幽的转身向

随从的王孙骆说：「我死了也无颜见地下的忠臣、先王，我死后用布将我的脸覆盖三层……」说完刎剑而亡。王孙

骆脱下衣服，掩盖夫差的尸首，然后自缢于旁。

勾践将夫差葬于南阳山上，入姑苏城占据吴王王宫，并传婉儿晋见。只见婉儿一身缟素，赢弱的走向殿前，风

华绝代不减当年，只是多了一点沧桑、成熟之美。

看得勾践两眼发直，直赞道：「好！好好！好个奇女子！」勾践又轻挑的向一旁的范蠡说：「今日能破敌，婉

儿的功劳不少……嘻嘻！本王就封婉儿为妃…

…」当晚范蠡偷偷潜入宫中前往婉儿寝室，从窗外正见婉儿坐在桌前暗自垂泪。

范蠡轻轻的越窗进入，婉儿听得骚动声回头瞧见范蠡，惊讶说：「范大夫，你怎么从窗户进来？」「嘘！」范

蠡掩住婉儿的嘴，细声的说：「婉儿，我是来带妳逃走的。」婉儿不解何事要逃，范蠡叹口气，把勾践欲封婉儿为

妃的事说与婉儿听，又说道：「大王疑心病重，也怀疑我与妳不清白……」婉儿听完顿时伤心欲绝说：「唉！都是

美色害人……」言未毕，顺手抄起桌上的烛台便往脸上砸。

范蠡扑了过去，把烛台拨开，但仍然有几滴热烛油喷在婉儿脸上，使得洁白如磁的脸颊、粉颈留下几道疤痕。

范蠡抱住婉儿垂泪疼惜的说：「婉儿，我要带妳走，我们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居起来。我会好好的待妳、好

好的跟妳过下半辈子……」

※※※※※※※※※※※※※※※※※※※※※※※※※※※※

范蠡与婉儿就隐匿在齐国的陶山，牧畜营商获利为富，自称陶朱公。婉儿也洗尽铅华村姑打扮，脸上又有烛油

烧伤的疤，没人知道，她就是颠覆吴国的绝色美女──西施一日黄昏，范蠡与婉儿并肩窗口，看着窗外青山绵延、

落日馀晖，一群归雁划过暮空，显得一片祥和、宁静。范蠡与婉儿转身互望着，觉得与世无争的日子才是最美的；

有爱人相伴的日子也才是最珍贵的。

两人互拥的热吻着。窗外的世界正是日落而息；而窗内世界的春天才正要开始呢……

貂蝉

汉宪帝时，三国之战，孙坚战死于襄阳。丞相董卓在长安得知消息得意非凡，心想：「终除心中大患，今后再

也没人跟他作对了。」

从此董卓便更加狂傲、无所忌惮，并自封称为「尚父」，以皇上的长辈自居。

凡是董氏宗亲，不问老少，皆封公侯。又在长安城二百五十里处，筑府建宫做为别邸，名为「媚坞」，「媚坞」

的城郭构造型态皆仿长安城，有意跟朝廷互别描头。

有一次董卓在宫内大宴百官，席中吕布（董卓之义子）向董卓一阵耳语，董卓边听边得意的笑着，然后向吕布

面授机宜。吕布立刻飞身扑向席间的司空张温，一剑便斩了张温，令在座的百官大大吃惊。

这时董卓笑着说：「大家别怕！张温暗中联合袁术，要对我不利，可是那胡涂的信差却把信误送到吕布家，所

以……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司徒王允一听便大大不安，因为他也是看不惯董卓专权跋扈，也有欲除董卓重振朝纲之意，只是苦无机会而已，

今日又见董卓杀鸡儆猴，岂有不惶恐之理。

※※※※※※※※※※※※※※※※※※※※※※※※※※※※※※※※※

明月当空，银光遍洒，司徒府花园里一位女子伫立在亭台栏旁。

——这位女子艺名貂蝉。貂蝉本为南方人氏，幼年丧父，随母投奔王允府上为奴，王允夫人见年幼的貂蝉很得

己缘，便将貂蝉留为贴身丫环，并赐名为「貂蝉」

（其本名无记载）。貂蝉虽名为丫环，实则王允夫妇视同己出，疼爱有加，并请师傅传学授艺。所以貂蝉长大

后不但是有天生之丽质、花月容貌，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歌声舞艺实令人赞赏、陶醉——貂蝉平视着望

向远方漆黑的花圃，娥眉深锁带着忧郁，隐隐约约仿佛有几声叹息。正好王允也为今天席间事件坐立不安，独自漫

步花园，忽然听见貂蝉叹息之声，就走进亭台欲问究竟。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你有甚么心事吗？」王允关心的问着。

正在沉思的貂蝉忽听人声不禁一惊，回头见是王允，随即盈盈一拜：「向大人请安！……奴家并无心事……」

王允说：「那你又为何在此长叹呢？」

貂蝉回答：「奴家承蒙大人收留、授学传艺，其恩惠并天比地，恐此生无以回报。今日又见大人赴宴回府后即

心神不宁，眉头深锁。奴家猜想大人必有忧虑之事难以解决，而奴家力微又无法为大人分忧，故深深自责。」

王允一听欣慰万分，突然福至心灵，符掌叫好：「好！好！我有办法了……」

王允顿了一下，看着貂蝉继续说：「可是……可是要委曲你了！」

貂蝉说：「大人之恩奴家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一二，只要奴家能为大人分忧解劳，大人尽管吩咐，奴家决无怨

言。」

王允便说：「好！跟我来。」

貂蝉跟着王允来到书房，王允突然向貂蝉叩首一拜，吓得貂蝉跟着伏在地上颤声连连：「……大人请勿如此…

…奴家受不起啊……」

王允不禁泪流满面，说：「奸臣董卓专权跋扈，图谋篡位，朝廷中文武百官皆奈何不了他。他又有一个义子姓

吕名布字奉先，其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让董卓有如猛虎添翼……」这时貂蝉掺扶起王允，王允继续说：「他二

人皆是贪杯好色之徒，我想藉助于你离间她们……不知你是否愿意……」

貂蝉含泪拜倒，坚决的说：「奴家全凭大人吩咐，只是……只是……」貂蝉此时竟哽咽难言。

王允伸手扶起貂蝉，问道：「是否还有难处？」

貂蝉哀伤的说：「只是，此去奴家再也无法侍奉大人了……呜……」

王允不忍轻轻的抱着貂蝉，拍拍她的肩背，无奈的说：「唉！天下百姓是有救了……真是苦了你了！」

貂蝉这一哭只怕无法止于一时，王允只好将貂蝉深拥在怀中，貂蝉也顺势将脸埋在王允的胸口抽搐着。王允突

然觉得一股发香扑鼻，不禁心神一荡，心想不能如此逾越理教，欲抽手离身，可是又有点不舍，反而把貂蝉拥抱得

更紧。

貂蝉突然感到被王允更用力的一抱，轻轻抬眼一看，正好看到王允的脸上充满一种满足、陶醉的神情。聪明黠

慧的貂蝉便明白王允的心思，默默的做了一个决定，她决定要给王允一次激情的「报答」。貂蝉心意既定，却也不

禁脸上一阵羞红。

貂蝉缓缓转身正面贴着王允，双手环抱着王允的腰身，让自已的丰乳、小腹、大腿相对的也紧贴着王允，慢慢

的抬头，媚眼轻闭、樱唇微开，看着王允。

正陶醉的王允突然觉得貂蝉有异状，以为貂蝉发觉自己的失态而要挣脱，心里也一阵自责不该。但是随即又感

到貂蝉也正抱着自己，自己胸口又有两团具有弹性的东西压揉着，小腹、大腿也有温温的柔体在磨蹭着，让自己感

觉舒畅万分。

「唰！」王允的裤裆里一阵骚动。

王允疑疑的低头，正看到貂蝉羞涩的脸庞斜仰着，柳眉轻挑、凤眼微闭、朱唇湿亮、脸颊泛红…看得王允既爱

又怜，情不自禁的头一低，便往樱唇印上去了！

貂蝉的嘴唇感到一阵轻压，又仿佛有一条湿软灵活的东西在挑着牙门，还有王允刺刺的胡渣刷拂自已嫩嫩的脸

颊，一种搔痒趐软的感觉涌上心头。貂蝉不禁踮着脚撑高身子，让嘴唇贴得更紧密；张开贝齿，让王允的舌头深进

嘴里搅拌着。

貂蝉跟王允，忘情的拥吻着、身体互相搓揉着，现在他们变成只是单纯的男女而已，只想拥有对方、占有对方！

什么伦理道德、主仆关系、悖伦禁忌，早抛在脑后了！

王允将貂蝉抱让她坐在太师椅上，王允慢慢解开貂蝉的衣裳，貂蝉扭动身体好让王允顺利的脱下她的衣服。眼

前是貂蝉如玉似磁的肉体，丰满雪白托出美丽雪白的深沟，饱满诱人的乳房高挺着，顶着一粒樱桃熟透般的乳头。

貂蝉平坦的小腹，浑圆的臀部，在那既丰满又白嫩的大腿交界处，便是黑色神秘地带！王允贪婪的望着貂蝉雪

白如凝般的肌肤，微透着红晕，丰腴白嫩的胴体有着美妙的曲线。

王允感觉貂蝉的肉体就像雕像般的匀称，一点暇疵也没有。王允忍不伸手在貂蝉丰满浑圆的乳房，温柔的抚摸

着。当王允的手碰触到貂蝉的乳房时，貂蝉身体轻轻的颤抖着。貂蝉闭上眼睛享受这难得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

次的温柔。

王允火热的手传来温柔的感觉，这感觉从貂蝉的乳房慢慢的向全身扩散开来，让貂蝉的全身都产生淡淡的甜美

感。王允低下头去吸吮貂蝉如樱桃般的乳头，另一边则用手指夹住因刺激而突出的乳头，整个手掌压在半球型丰满

的乳房上旋转抚摸着。受到这种刺激，貂蝉觉得大脑麻痹，不禁开始呻吟起来。

貂蝉觉得王允的吸吮和爱抚，使得她的身体不由自主的扭动起来，阴道里的嫩肉和子宫也开始流出湿润的淫水

来。虽然乳房对男人来说不论岁数多大，都是充满怀念和甜美的回忆，但王允的手也依依不舍的离开，而且慢慢往

下滑，穿过光滑的小腹，伸到貂蝉的阴户上轻抚着。

王允的手指伸进貂蝉那两片肥饱阴唇，王允感觉貂蝉的阴唇早已硬涨着，深深的肉缝也已淫水泛滥。「啊！」

貂蝉突然的声音叫出来，连自己都感到惊讶，同时也脸红了，这不是因为肉缝被摸之故，而是产生强烈性感的欢悦

声。

貂蝉觉得膣内深处的子宫像溶化一样，淫水不断的流出来，而且也感到王允的手指也插入到肉洞里活动着。王

允的手指在滑嫩的阴户中不停的旋转着，逗得貂蝉阴道壁的嫩肉已收缩、痉挛着。

接着王允分开貂蝉的双腿，看着貂蝉两腿之间挟着一丛不算太浓的阴毛，整齐的把小穴遮盖着，貂蝉的阴唇呈

现诱人的粉红色，淫水正潺潺的留出。王允用手轻轻把貂蝉的阴唇分开，王允毫不迟疑的伸出舌头开始舔弄貂蝉的

阴核，时而凶猛时而热情的舐吮着、吸咬着，更用牙齿轻轻咬着那阴核不放，还不时的把舌头深入阴道内去搅动着。

貂蝉因王允舌头微妙的触摸，显得更为兴奋，拚命地抬高猛挺向王允的嘴边。

貂蝉的内心渴望着王允的舌头更深入些、更刺激些。浑然忘我的美妙感受，激情而快感的波涛，让貂蝉浑身颤

抖！

王允看到貂蝉淫荡的样子，使王允的欲火更加高涨，他急忙把自己的衣物也剥光，虽说他已有五十来岁了！但

他那一根大鸡巴，却像怒马似的，高高的翘着，赤红的龟头好似小孩的拳头般大，而青筋暴露。王允感觉自己就像

年少轻狂一样。

王允高高跪在地上，让肉棒正好对着凸出椅子边缘的阴部。王允的大龟头，在貂蝉阴唇边拨弄了一阵子，让貂

蝉的淫水润湿自已的大龟头。王允用手握住肉棒，顶在阴唇上，用力一挺腰「滋！」的一声，巨大的龟头推开柔软

的阴唇进入里面，大龟头才插进一半。

「哎呀……痛……」貂蝉跟着一声哀叫。

王允看貂蝉痛的流出泪来，也知道貂蝉是处女初次，他不敢再冒然顶插，只好慢慢的扭动着屁股。貂蝉感觉疼

痛已慢慢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说不出的趐、麻、酸、痒布满全身，这是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貂蝉

脸上自然而然露出淫荡的表情、嘴里呻吟着浪荡的叫声。

貂蝉的表情、叫声，王允自然也看在眼里，刺激得王允暴发了原始野性欲火更盛、阳具暴胀。王允再也顾不得

温柔体贴，怜香惜玉，紧压着貂蝉那丰满的胴体上，用力一挺腰，肉棒又进了一半。王允觉得貂蝉的阴道里，有一

个柔物挡了一挡肉棒，但随即被肉棒突破。

「啊！」疼痛使貂蝉又哼了一声。貂蝉不禁咬紧了牙关，貂蝉感觉王允钢铁般的肉棒，在缩紧的她肉洞里来回

冲刺。貂蝉低头一看，正可以看见王允的肉棒，在她肉前伸出、进入。貂蝉看见王允的肉棒，被爱液湿润得晶亮，

而且带着猩红的血丝，貂蝉知道这便是女性珍贵的「初红」。

貂蝉的呼吸越来越不规则了，最后就只是带着「哼！哼！」的喘着。貂蝉感到王允的肉棒碰到子宫上时，竟然

让自下腹部有着强烈的刺激与快感，而且随着抽插速度的加快，貂蝉下体的快感也跟着迅速升高。

王允将貂蝉的双脚再分开一些，企图做更深的插入。王允的肉棒再次抽插时，龟头不停地碰到子宫壁上，使貂

蝉觉得几乎要达到内脏，但也带着莫大的充实感，全身有如触电一般。使貂蝉只有张着嘴，全身激烈颤抖，不停发

出淫荡的呻吟声。

突然貂蝉全身僵直的挺了起来，粉红的脸孔朝后仰起，沾满汗水的乳房不停的抖动着，阴道里一道道的暖流满

满的覆盖住王允的肉棒，王允忍不住一阵抖擞「噗嗤！」一股浓浓的精液直冲貂蝉的阴道深处。一时间两人就像雕

像般僵硬着——一种看起来很像连体婴的姿态，等着这份激情的高潮慢慢消退、慢慢消退、慢慢消退……

※※※※※※※※※※※※※※※※※※※※※※※※※※※※※※※※※

隔天，王允派人邀请吕布到府中受宴。席中王允频频向吕布敬酒，当吕布已有三分醉意时，王允吩咐左右说：

「来人啊！去请小姐出来，向吕将军敬酒。」

不久，两位丫环便扶着貂蝉进来。吕布一见貂蝉醉意全消，双眼直直的盯着貂蝉，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允看在眼里，心中便知第一步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王允便对吕布说：「她名叫貂蝉，老夫的义女。吕将军乃人中龙凤，老夫想将小女许配与你，不知吕将军是否

愿意让老夫高攀呢？」

吕布一听，兴奋万分：「好！好！王大人，能娶得小姐乃是我奉先三生之幸。

王大人，我日后必好好的报答你。哈哈哈……来！喝酒、喝酒……「

王允举杯敬酒，说：「那就请吕将军选个黄道吉日罢！」

吕布只是乐歪了，直笑着说：「哈哈哈……好！好！哈哈哈……」

过了几天，王允又邀请董卓到府中，也是一顿丰盛的宴席款待。席间王允便提议让貂蝉及几名舞妓出来唱歌献

舞，董卓也是一眼就被貂蝉的天姿国色、歌声出众所迷。舞罢，董卓只是一阵鼓掌叫好。

董卓兴奋的指着貂蝉，问王允：「真漂亮！歌声甜美、舞艺超伦……王大人！

她，是谁啊！「

王允连忙说：「她是我的义女，叫貂蝉。丞相如果喜欢，下官就把她献给丞相，如何？」

「哈哈哈！……司徒大人！你对我这么好，我真不知如何回报你！？」

「小女有幸，蒙丞相抬爱，这便算是小女的福气了！」

又是一阵杯晃交错，尽兴才罢。董卓立即派人将貂蝉接到丞相府，当董卓带貂蝉离开时，吕布正好回避一旁都

瞧在眼里。原来是王允暗中使人吐露消息给吕布，吕布得知便怒气冲冲前来兴师问罪。

董卓离去后，吕布便向王允质问：「王大人！你已经把貂蝉许配给我了，怎么又让太师把貂蝉带走了呢？」

王允拉着吕布，小声的说：「将军有所不知，今天太师莅临，询问我说：」

听说你有一位义女，许配给我儿奉先，我特来看看「，于是我就叫貂蝉出来拜见公公。可是太师又说：」今天

正是良辰吉日，我现在就把她带回府，好让她与我儿拜堂成婚。「……将军！你想太师既然这么说，我那敢拒绝。」

吕布这才转怒为喜道：「哦！那是我误会大人了！」

吕布告辞王允之后便兴冲冲的回家，等候董卓的消息。殊不知自己与董卓已经掉入王允所设的圈套了。

※※※※※※※※※※※※※※※※※※※※※※※※※※※※※※※※※

此时，丞相府衙内堂的寝宫里，正泛着一片暖烘烘的绵绵春意。地上散乱着衣物，竟然还有撕裂的碎布片零散

着。

貂蝉全身赤裸、一丝不挂斜卧在鸳鸯绣被上，晶莹剔透、吹弹可破的肌肤显得非常耀眼。一双贪婪的大掌贴着

貂蝉的肌肤，肆无忌惮的到处游走，从白晰的颈肩、怒耸的丰乳、平滑的小腹、柔嫩的大腿以及迷人的神秘丛林。

杀风景的是曼妙身体的旁边，竟然坐着一团「油肉」。肥胖的董卓少说也有两百公斤，满身的油脂四处冒窜，

随着身体的动弹也微微颤动着。董卓眯着色眼、气喘嘘嘘的盯着貂蝉的裸体，双手随着目光，眼到手也到的抚摸、

揉搓着。

原来，董卓从王允府中带回貂蝉后，迫不及待的就拉着貂蝉直奔寝宫，一到寝宫未等貂蝉站定，董卓即粗鲁的

扒开貂蝉的衣裳，不及慢宽的动作连衣服都被撕裂了，直到貂蝉身无半缕，董卓瞪着红眼、垂涎三尺赞声连连，一

用力便将貂蝉推倒在床上，两三下就把自己脱个精光，跟着爬上床，使得床似乎不堪重压，「吱咯！吱咯！」抗议

般的响着。

貂蝉从一进寝宫，就被董卓这一连串的动作，吓的既羞且怕、不知所措，直到董卓粗糙的手掌来回在身上摩挲

时，貂蝉才慢慢感受到肌肤被搓揉的快感。貂蝉媚眼微闭、樱唇半开，似乎还发出若有若无的呻吟，享受着从董卓

掌心里传向全身的热气。

董卓听到貂蝉这般淫荡的模样，董卓忍不住将貂蝉紧紧抱住，低头往微微颤动的樱唇吻去，「啧！啧！」董卓

发出尝到美味佳肴的声音。貂蝉也将舌头伸入董卓的嘴里，跟董卓的舌头互相缠斗着。

貂蝉好象光是接吻就会很兴奋，情绪已渐渐高亢起来。当董卓和貂蝉的嘴分开时，两人的唾液在他们中间牵引

成一条晶线。董卓又轻舔貂蝉红色的嘴唇，然后双手放在貂蝉的趐胸上，开始来回地搓揉。

貂蝉双峰顶端粉红色的小樱桃逐渐变硬，董卓将手指夹住峰顶的蓓蕾，轻轻的摩擦揉捏。一阵阵趐麻的快感立

刻布满貂蝉全身，由不得貂蝉又是一阵淫秽的呻吟，阴道深处一股股的热流，泛滥整个下身。

董卓看貂蝉越来越进入状况，董卓的爱抚就从胸部开始往重点地带移动。董卓的手往貂蝉的大腿处移动了过去

了，接触着她光滑的皮肤，并且在大腿上摸着。

当董卓一摸到貂蝉的私处之时，貂蝉的身体如同被电到一般，全身震动一下，「嗯！」貂蝉非常性感的叫着。

貂蝉有点腼腆，但蜜穴被董卓如此抚弄着，却也令她莫名的兴奋。貂蝉伸长手臂，在董卓的下身摸索着，当貂

蝉的手掌握住董卓的肉棒时，「啊！」董卓跟貂蝉不约而同都发出一声惊呼。

董卓叫的是因为肉棒被貂蝉柔嫩的玉手握住了，一股舒爽的感觉让全身一颤；而貂蝉的惊是感觉到，董卓的肉

棒虽然不长，挺硬着也大约只有四、五寸长而已，可是却是奇粗无比，貂蝉的小手却圈围不了。

貂蝉暗暗心惊肉跳，想着董卓这么粗大的肉棒，自己的小穴是否经得起它插入。不过这时候貂蝉也已经是骑虎

难下了，只好把心一横，心想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心意既定，貂蝉就玉手一紧，一上一下的套弄着董卓的肉棒。

当貂蝉的小手开始缓缓挪动时，貂蝉的手掌又滑又软，温热的触感使董卓感觉一种趐麻的触感袭上心头。貂蝉

的掌缘灵活地沿着董卓的龟头肉帽边缘抚弄着，让董卓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服感，气喘嘘嘘的低吼着。

董卓因为舒畅无比，放在貂蝉阴户上的手突然一曲手指，「滋！」董卓的中只便借着湿润滑入阴道中。董卓感

到貂蝉的阴道里，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正像小孩的嘴一般的吸吮着；又像是在咀嚼一般在轻咬着。董卓的手

指就像要挣脱箍束一般，在貂蝉的阴道中转着、抠着、抽动着。

貂蝉的阴道壁，受到如此的刺激，使得貂蝉的呻吟声越来越高，阴户也一挺一挺的配合手指的抽动。貂蝉不由

自主的小手突然加速搓揉起来，此时貂蝉已经情波荡漾，觉兴奋至极。

顿时，董卓按捺不住冲动，肉棒一阵充胀、乱跳，「嗤！」射出了大量精液，全数喷洒在貂蝉的小腹、胸口、

脸颊……董卓仿佛心有不甘的，勉力翻身挪动笨重的身体，重重的压盖在貂蝉的身上，并且把肉棒紧紧的底住貂蝉

的蜜穴洞口，就这样气喘嘘嘘的趴着，一时间让貂蝉几乎透不过气来。

正沉醉在激情淫欲中的貂蝉，突然被有如千斤的肉团一压，顿时惊吓得清醒不少，又觉得下体的阴唇被肉棒撑

得大开，可是却没插进阴道里。粗大的龟头只是抵住洞口，汨汨又流出几滴余精后，就有如融化般慢慢软化了。此

时的貂蝉真是百感交集，既庆幸没被粗大的肉棒摧残，但也因淫欲没得到满足而有一点点落寞。

貂蝉这时突然感到一阵心浮气躁、脸红心跳，阴道里仿佛有蚁虫钻咬一般，又见董卓半天都没动静，抬眼一瞧，

董卓竟然呼呼入睡了。貂蝉费尽力气才将貂蝉笨重的身体推开，深深的呼了一口气，一只手竟不自主的揉捏自己的

乳峰；而另一手则慢慢伸向自己的私处……

※※※※※※※※※※※※※※※※※※※※※※※※※※※※※※※※※

太阳刚上山头，丞相府内的花园正是一片鸟语花香。花圃旁边的窗台上，可以看到貂蝉的半截身影正在梳发整

妆，倾国倾城的容貌，顿时让众花失色许多。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敲碎这片宁静，来人正是吕布。原来昨日吕布从王允府回家后，一直等着董卓的消息，

直到早上吕布沉不住气，即想到丞相府一探究竟。不料，相府内的家丁说貂蝉与董卓昨夜就同榻而眠了，听得吕布

是怒发冲冠，立即奔向内院寝宫，远远就瞧见窗里正在梳妆的貂蝉。

貂蝉闻得骚动，料想必定是吕布，随即装腔作势皱眉轻泣，还不时以帕巾拭泪。吕布走近窗户，以询问的眼神

看着貂蝉，貂蝉只是不语的摇摇头，并把头转向床，吕布顺着貂蝉的眼光看去，竟然看到全身赤裸的董卓横卧床上，

吐着浓厚的鼾声睡得正香。一时间吕布只觉得气血翻腾、全身颤抖，可是碍于董卓的威严而不敢发作，只有哀哀叹

叹心有不甘的离开了。

这天，吕布趁着董卓上朝时，偷偷潜入相府，进到后堂寝宫寻找貂蝉。貂蝉一见吕布来到，即扑到吕布的怀里，

哭诉着：「将军！自从大人将奴家许配给将军后，奴家就一心等着将军……没想到太师他……」

吕布紧紧的抱着貂蝉，貂蝉继续哽咽的说：「……现在我真是生不如死……

可是我只想有机会能见将军一面，跟将军表明心意，奴家就心满意足了……」貂蝉说罢，即奋力挣脱吕布，就

往墙角撞去。

吕布一见貂蝉欲寻短见，立即飞身拦截，一把就抱住貂蝉，心疼的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就你出相府的。」

吕布坚决的语气说：「我吕奉先今生若得不到你，就不算是英雄好汉！」

貂蝉把头埋在吕布的怀里说：「谢谢将军！奴家在相府里真是度日如年，希望将军怜惜奴家，赶快就奴家离开。」

貂蝉略微抬头，继续关心的说：「可是，太师他权势至极，将军你也要小心，不要出差错让奴家替你担心。」

吕布一听貂蝉语气关心自己，不禁一阵温暖浮上心头，低头一看怀里的貂蝉，竟看到貂蝉泛红的脸庞，眼睛里

含着泪水，正仰着头含情脉脉的看着。吕布一阵疼惜，头一低就亲吻貂蝉的眼睛，伸出舌头舔拭貂蝉的泪水。貂蝉

全身一软，娇柔的躯体就腻在吕布身上磨蹭着。

吕布的血脉开始贲涨，潜意识中的兽性本能，呼吸也因紧张、兴奋而更加急促着。随着热情的拥抱、亲吻，貂

蝉跟吕布的体内的欲火越来越高；而身上的衣物却越来越少。

当吕布解除貂蝉身上的最后一件衣物，吕布退后半步，仔细的欣赏貂蝉那如磁似玉的胴体，看得吕布惊为天人，

不禁又将貂蝉拥入怀中，开使亲吻貂蝉的脸庞、耳垂、粉颈、香肩。吕布时而唇磨、时而舌舔、时而轻咬，双手却

也紧紧的抱着貂蝉，让貂蝉跟自己粘贴得水泄不通。吕布早已挺硬的肉棒，更对着貂蝉的下体在乱撞着。

貂蝉陶醉似的享受着肌肤磨擦带来的快感，又觉得下体处有一根火热的硬物，在阴户外乱顶乱撞，撞得貂蝉阴

道内一阵阵的酸痒难忍，只好挺着阴户，顶触着硬得发烫的肉棒。随着激动的情绪，貂蝉的阴道里早就一潮潮的热

流不断涌出，不但下体全湿，连阴户外吕布的肉棒也是沾泄得湿亮。

吕布感到肉棒一阵一阵的湿热，不禁低头一瞧，竟然看到貂蝉的乌黑的绒毛像泡过水似的。吕布蹲下身子，顺

手将貂蝉的一只腿抬高，用肩膀顶着，让貂蝉的下体完全暴露在眼前。绒绒的阴毛、丰厚的阴唇、撑开的洞口…吕

布都一览无遗。

吕布还发现貂蝉的蜜洞口，撑开得像个「Ｏ」的形状，而且竟像呼吸般的一开一合着，一股股的蜜汁源源而来，

顺着洞口往下流，而再大腿的肌肤上留下一道道水痕。吕布靠近貂蝉的大腿，伸出舌头便舔拭那些水痕，并慢慢移

向源头，嘴里还不停发出「啧！啧！」的声响，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貂蝉淫荡的呻吟越来越大，随着吕布舌头的接触，身躯也一颤、一颤、又一颤。貂蝉伸出双手紧抱着吕布的头，

让吕布的脸紧贴着阴户，转动下肢、挺耸阴户，仿佛要将吕布的头全塞入阴道里似的。貂蝉淫荡的呻吟声中，隐约

可以听到模糊的「……我要……我要……」，但也可能不是，因为貂蝉的语声太含糊了。

吕布可以感受到貂蝉的淫欲已经高张了，就缓缓站直身子，一手还抬着貂蝉的腿，让洞口撑得大大的，另一手

扶着貂蝉的后腰，挺硬的肉棒对准貂蝉的蜜穴入口处，先紧紧的顶着、转一转。气沉丹田、力灌肉棒，然后闷吼一

声，吐气、挺腰一气喝成，「噗滋！」肉棒应声而入，而且全根覆没。

只听得貂蝉：「啊！」一声，声音中充满着惊喜、满足、舒畅。一阵趐麻令貂蝉单脚一软几乎站不住，连忙扶

着旁边的床柱，才勉强站定。貂蝉这也才感到阴道内被吕布的肉棒塞得满满的，肉棒还一跳一跳的刺激着阴道内壁，

一种充实、紧绷的快感，让自己飘飘欲仙、昏昏若醉。

吕布感觉到貂蝉的阴道竟然如此的紧，结结实实的箍束着肉棒；又感到貂蝉的阴道竟然如此的温热，就像熔炉

一般要将肉棒融化；也感到貂蝉的阴道竟然还有强烈的吸引力，正在吸吮着肉棒的龟头。吕布有力的抱住貂蝉的腰

臀，指示貂蝉的手环抱吕布的颈项；双腿盘缠着吕布的腰围，如此一来貂蝉的身体就轻盈的「挂」在吕布的身上了。

吕布轻轻的在貂蝉的耳边说：「这叫」丹炉炼剑「」，听得貂蝉一阵娇笑。

然后吕布便绕着房里到处走动着，随着吕布的走动「丹炉」里的「剑」便顶到底。

貂蝉觉得吕布在走动时，肉棒仿佛要刺穿子宫，直达心藏似的，既刺激又舒畅。

一阵接一阵的高潮、一次比一次强烈，好几次貂蝉都几乎要手软掉下来，多亏吕布的孔武有力的手臂紧紧抱着。

貂蝉不知道自己到底来几次高潮了，只是晕眩的喘着。貂蝉更感到自己的灵魂已经脱离躯壳，飘荡在太虚幻境。

突然，貂蝉听见吕布一阵零乱的喘息，阴道内的肉棒更是一阵乱跳、乱抖，接着「嗤！」一声，一股温热的水柱直

冲子宫内壁，烫得貂蝉忍不住直颤抖。

「砰！」一声。只见貂蝉与吕布双双脱力似的倒在床上，只是喘着。两人的神情好象都得到极度的满足，也只

是喘着。

※※※※※※※※※※※※※※※※※※※※※※※※※※※※※※※※※

※※※这一日，吕布跟貂蝉在后花园追逐嘻戏，正好董卓回府。貂蝉眼尖远远便瞧见董卓，便假装绊脚跌倒，

吕布便扑压上去，嘴里还喊着：「抓到了！抓到了！」。

董卓一见此状，回身抽出宝剑，一声怒吼，便冲向吕布。吕布暗呼：「不妙！」

拔腿就跑，董卓那肥胖的身体那追得上，只的回头扶起正倒地哭泣的貂蝉，并询问究竟。

貂蝉一头栽在董卓的胸口，泣声的说：「妾身独自在后花园赏花，不料吕将军突然来到，原本妾身想要回避，

但吕将军说他是太师之子，要妾身不用回避，可是吕将军却又百般调戏，所以妾身转身逃跑，一不小心跌倒在地，

还好太师正好回来，否则……呜……」貂蝉又是一阵悲鸣。

董卓一听怒不可遏，直骂：「吕布！你这畜牲。」转向貂蝉轻声的说：「别怕！别怕！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

…」

话说吕布脱逃后即到王允府求见司徒王允，王允一见吕布即问道：「不知吕将军何日要与小女成婚？小女已到

丞相府多日了，怎么都还没消息啊！」

吕布怒道：「太师那老贼已经把你的女儿霸占了！」

王允心中暗喜，心想貂蝉的美人离间计已凑效了，却假装惊讶的说：「真想不到太师竟敢如此不守信。」王允

看着神色暗然的吕布，继续说：「太师淫污我的女儿、夺走将军的妻子，实在可恶至极。只是我已老迈无能之辈，

不足为道；

可是将军你是盖世英雄，难道将军也要默默忍受这般污辱！？」

吕布听了这一席话，顿足垂胸的吼着：「我一定要夺回我的妻子，一定要救貂蝉脱离苦海……可是……可是…

…」吕布有点犹豫的说：「可是太师毕竟跟我有父子之情啊！」

王允说：「将军此言差矣。太师强夺将军之妻时，太师是否有想你们父子之情；再者，将军姓吕，而太师姓董

啊！太师只不过是利用将军之能力，为他作谋取帝位之鹰犬而已，那来的父子亲情啊！」

吕布恍然大悟的说：「哎呀！王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后来两人便结合同志之人共同密商刺杀董卓之事，也顺利成功。

据史载董卓死后被运尸游街，军士将灯蕊插在董卓的肚脐上，藉肥油烧火共烧了七天七夜，董卓之肥胖可见一

斑。

-----------------------------------------------------------------

（全书完）